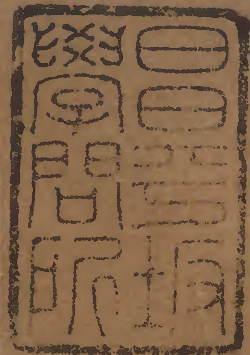


圖書編 卅四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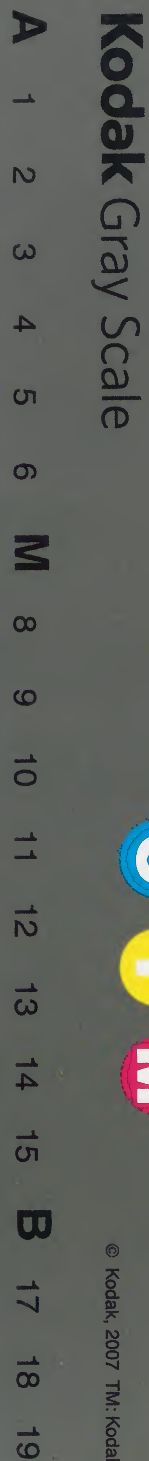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五函	三〇三七	漢書
七架	六四冊	類

内閣文庫		
三六函	三〇三七	漢書
二三架	六四冊	類

(五十二本)

類書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37
冊數	64	( 21 )
函號	366	8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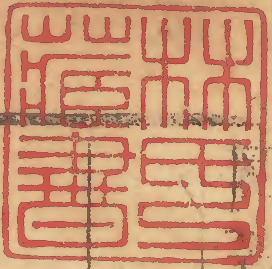


編卷之三十四

淺草文庫

輿地總圖叙

南昌後學章潢本海內編



自古帝王之御世者必一統天下而後為世義長以上  
 疆理之制世遠莫之詳矣其見諸載籍者謂黃帝畫野  
 分州得百里之國禹區帝營創制九州統領萬國堯遭  
 洪水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平治水土更制九州列  
 五服禹繼唐虞之盛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而四百  
 年間遞相兼并逮商受命其能存者纔三千餘國亦為  
 九州分繞天下及周克商尚有千八百國而分天下為



九畿至成王時仍曰九州厥後諸侯相吞列國耗盡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分而為七秦并六國罷侯置守分天下為四十郡漢因秦制加置郡國武帝攘胡開越四履彌廣分天下為十三州郡皆置刺史既而三國鼎峙至秦始皇合為一置州凡十有九未幾南北分裂至隋復合為十道開元中又置十五道宋承五季割平偏據至道末分天下為十五路宣和年又置增至二十六路元氏以夷狄入主華夏內立中書省一以領腹裏諸內外立行中書省十以領天下諸路然其地西北雖過於南而

東南島夷則盡附惟我 皇明誕膺 天命統一華

夷幅員之廣東盡遼左西極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極八荒靡不來庭而疆理之制則以京畿府州直隸六部天下分為十三布政司曰山西曰山東曰河南曰陝西曰浙江曰江西曰湖廣曰四川曰福建曰廣東曰廣西曰雲南曰貴州以統諸府州縣而都司衛所則錯置於其間以為防禦總之為府一百四十九為州一百二十八為縣一千一百五而邊陲之地都司衛所及宣撫招討宣慰安撫等司與夫四夷受官封執臣禮者皆以次具載於志焉顧管周官詔觀事則有志詔地事則



有圖故今復為圖分置於兩畿各布政司之前又為天下總圖於晉披圖而觀庶天下疆域之大了然在目而我

皇明一統之盛冠乎古今者垂之萬世有足徵云

華夷古今形勝之圖











輿地圖總考

粵自黃帝疆理南北堯命禹平水土分天下為九州別  
 五服舜分冀為幽州并州分青為營州定為十二州禹  
 貢仍九州商有幽營無梁青周有幽并無徐梁王畿居  
 中九州環列於外王秦始皇分制三十六郡後平百粵  
 增制四郡為四十郡罷侯置守漢初承秦舊武帝開西  
 南夷增置七郡各置刺史統治之哀平時置郡國六十  
 三與秦四十合百有三分道凡三十有大侯國二百四  
 十一光武中興乃併省郡國十縣道侯國四百餘所後  
 漸增郡國置一百五仍有十三部漢末三國鼎立晉分



十九道為郡一百七十二代分列

初權置州郡頗

多大宗始命併省郡國因山川形便

下為十道州

府三百五十八至明皇又增五道各

採訪使如刺史

之職宋平季之亂撫有四京二十三路高宗僅保有東

南元南北混一置立三臺十二省宣慰司一十八道至

順帝輿圖悉歸我 大明際天薄海莫非王土初梓大

明志洪武六年命州府繪上山川險易圖十六年詔天

下都司上衛所城池地理山川關津亭墩水陸道路倉

庫圖十七年令朝覲官上土地人民圖十八年夏 上

覽輿地圖侍臣有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者 上曰地

廣則教化難周人眾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

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係在

德豈在地之大小二十七年寬宇通衢書成書分為八

目東距遼東都司又自遼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

潘衛又西南距雲南金齒南衛廣東至崖州又東南至

福建漳州府北暨北平大寧衛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為

驛九百四十九天下道理縱一萬九百橫一萬一千七

百五十里四夷之驛不與焉嗣是永樂十六年纂天下

郡縣志天順五年造大明一統志至嘉靖八年大學士

桂萼上皇明輿地圖叙記條其風俗阨塞兵賦藩封稍



稱精覈十六年禮部主事許論上九邊圖論條析鎮塞利害亦爲明練然聞學士大夫有謂我朝疆域過於宋敵於唐不及於漢蓋以失朔方大寧交趾及開平興和玄菟樂浪燉煌故也夫堯封禹貢闡越無聞荆蠻徐戎殷周爲梗以今視晉奄甸弘矣揆文教奮武衛得非今日之要道乎

輿地總論

天下輿地古今一也其在古也諸侯之封土不一其在今也畿省之郡縣不齊疆以世殊名以時易或求之險要不知古管爲何方或考古之史書不識今何名何地

也帶國經野隄於禹貢九州而識其疆域之所別焉陸  
三代以前侯國有分合秦漢以來郡邑有變遷亦無乎其不淆矣不然晉一也分而爲韓爲趙爲魏魏又謂之梁楚一也越并吳而楚并越均之爲吳楚爲吳越河東一名也兖州并州異焉河西一名也雍州涼州異焉河南一名也中土邊境異焉山東一名也河南河北異焉江南一地也江左江右異焉周之河內與漢之河內同乎否乎漢之河東與唐之河東同乎否乎至於山有東吳西吳水有東漢西漢其何以別之也耶不知荆衡萬古不易之山河濟萬古不易之水故禹貢分水一以山



川定其疆界兖州可移而濟河之交如故也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如故也所以唐一行以天下山河之象在乎兩界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前抵柱王屋大行北抵當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穢貊朝鮮是謂北紀以限夷狄南戒自岷山蟠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絡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以限蠻夷故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此以天象分南北言也或又卽中華之山川大勢分爲三條若如長江與南海夾南條大幹盡於東

南海黃河與大江夾中條大幹盡東海黃河與鴨綠江夾北條大幹盡於遼東吳草廬所謂崑崙爲西極之祖分派三幹以入中國此又以地脈言也惟禹貢九州其所載者山川也冀州王都不言所至而壺口碣石衛洚在其地焉自是以及濟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今各州之山川果異於古歟所載惟土田也如冀之厥土白壤厥田中中兖土黑墳田中下青土白墳海濱廣斥田上下徐土赤埴墳田上中揚土塗泥田下下荆土塗泥田下中豫土



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梁土青黎田下上雍土黃壤田  
 上上今各州之土田果異於古歟所載惟物產也自冀  
 之厥賦上上所賦總銓粘粟米以至交則草繇木條厥  
 貢漆絲青貢鹽絺海物絲臬鉛松怪石徐草木漸包貢  
 土五色禹及孤桐浮磬楊草天木喬貢惟金三品璫琨  
 篠簞齒革羽毛荆貢羽毛齒肉惟金三品柁幹栝柏礪  
 砥砮丹豫貢漆臬絲紵織纊錫磬梁貢璆鐵銀鏤砮磬  
 熊羆狐狸織皮雍貢球琳琅玕今各州之物產果異於  
 古歟是九州之載在禹貢者皆千古不易者也以今兩  
 畿十三省合之九州即其郡邑疆界而分別之冀即

北直隸山西雍即陝西豫即河南南梁即四川荆即湖廣  
 惟淮以北為山東幾包青交徐三州而遼東則古屬青  
 州耳淮以南為古揚州原包南直隸浙江江西以及廣  
 東今以一州分一畿三省雖參錯不盡同大畧不甚相  
 遠也合古今觀之則凡在天之星土隨其州縣變易而  
 星土未之變也凡在地之川嶽隨其州縣遷移而川嶽  
 未之遷也與夫歷代風俗阨塞兵賦藩封雖越數千百  
 載一一如指諸掌矣但禹都冀州王畿四面各五千里  
 今

京師即其地而宣薊大同去北虜何其近歟大寧河套之



失此可知矣楊州自淮南以及江浙地本廣矣而又加之以閩廣荆梁之廣本由湖之巨浸山之重複矣而又益之以雲貴此則不可槩以九州限之也然則統觀宇內西北文物之盛遠不逮古而東南過之固由天運使然而冀雍青徐兗豫之土田今猶古也一望千里蓬蒿極目亦可委之於天運乎楊州田本下下賦下上今歲運居天下之半而民力殫矣况古之王畿百里賦納總三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則是粟米之賦取諸五百里而足也今三

京師天下之本財賦斯民之命而盡仰給于東南得無大異于古歟然則墾西北之曠土紆東南之漕儲在司國計者加之意耳噫以古證今詳審幅幘之沿革因今思古深慨治化之汚隆覽輿圖者豈獨思禹功哉

皇明輿圖四極

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奔濱海北連沙漠道路紆綦各萬餘里

京師據一統圖在東北之境南京在東南之境南京之東南為浙江浙江之東南為福建濱海南京之西南則為江西由江西而西北則為湖廣轉而東南則為廣東濱海廣東之西少北是為廣西濱海廣西之西北則為貴州之西南則為雲南而貴州西北則四川也此四藩者總在南方此只以地分東北論河南在京師之西南乃天地之中據一



統圖湖廣承天襄陽之間居地之中朱子亦云荆襄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為東南交會處 京師東南為山東西為山西之西南為陝西此四藩者總在北方其九邊則遼東薊州皆在京師之東而薊州為近宣府大同皆在京師之西而宣府為近榆林固原皆在陝西北境而固原在外寧夏在河套過河而西寧夏之西轉南則甘肅也統天下地方所至東則山東登萊揚州之通海蘇州之大倉浙江之定海福建之興泉皆濱大海此東及東南所至之境而日本琉球則居東南海中由東轉南則廣東之潮瓊由南而西則蘇門答刺安南諸國交趾在安南之東暹

而在安南之西而雲南孟定等府亦濱海居于海中者則西洋等國也皆在西正西則雲南之麗江極西則四海之星宿海崑崙山黃河黑水諸處更西不可詳矣由西而北則西域諸國吐魯番所居而大磧陰山瀚海在焉所謂沙漠者也又西北數千里有鐵門關過此則不可詳矣東北則由 京師出居庸關自北而東過白浪山抵女直過黑松林以達北海出居庸關至北海共四千餘里大抵中國之勢南臨大海北接長城西北多山東南多水此其概也學士大夫嘗言我朝疆域過于宋敵于唐不及於漢蓋以朔方大寧交趾及開平興和玄菟樂浪燉煌不足故也

圖書總

卷三十四

十一



夫先王盛時土地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  
 海北不盡恒山如洛陽為王城臯蠻氏陸渾氏密邇乎  
 其境其東之萊牟介莒皆夷地淮南為舒郡秦為西戎  
 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域而有赤  
 狄甲氏此外荆楚吳越閩蜀又皆在荒服之外是時中  
 國所有者宋晉齊魯衛鄭通不迨今數十郡地耳周之  
 盛時猶然則夏商以前可知也故應鑄言自秦而上西  
 北袤而東南蹙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蓋各有不盡  
 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也今日地勢東南已極于海至  
 矣盡矣惟西與北尚未厥於海耳然視之前代奄甸已  
 弘彼大荒絕漠之險地氣既惡人性復曠非復人居之  
 處其有與無固不足為重輕也

皇明輿地總圖建置

南北直隸府二十二州六屬府州三十縣二百二十二  
 承宣布政使司十三屬府一百二十一羈縻一十五州  
 一百六十四羈縻四十七縣九百三十又羈縻九總為  
 百五十八州二百四十府一實計里六萬九千五百五十六  
 七縣一千一百五十一  
 戶九百三十五萬二千零一十五口五千八百五十五  
 萬八百零 夏秋二稅共米麥二千六百零八萬五千  
 九百一十六石



京通二倉臨德徐淮四倉每年漕運米四百萬石  
南京各倉每年運米

絹二十萬五千五百九十八疋絲一萬七千零三斤又

三百六十一萬八千一十七兩棉花二十四萬六千五

百六十二斤棉布一十三萬八百七十匹麻布二千七

十七疋洞纒簾布二百五十九條苧六十五斤鈔八

萬一千二十五錠零一百八十四貫

馬草一千四百六十九萬五千九百九十一包又一千

一百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四十二斤 都轉運鹽使司

六鹽課提舉司九鹽課司一百六十九每歲辦鹽一百

一十七萬六千五百二十五引又鹽價并引價銀四萬

六千一百五十八兩

大倉庫歲額運一百四十九萬兩內夏稅五萬五百餘

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 馬草折銀二十三

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兩雲南關辦三萬餘兩

行大僕寺三苑馬寺二監十八苑七十七馬驟驢疋二

十萬一千一百

市舶提舉司三茶馬提舉司三河渠提舉司一兩京都

督府八隸各都指揮使司十六行都指揮使司五中都

留守一所屬衛共四百九十三

屬所二千五百九十三

守禦千戶



所三百一十五儀衛司二十九犧牲所二 京營并在

外衛所中都承天各邊馬步官軍共八十四萬五千八

百餘員名 兩京文武官吏歲俸糧共諛 若干

各邊鎮應發年例并新增調集軍馬等項四百四十五

萬兩有零 王府二十九郡王三百五十四鎮輔奉國

將軍中尉以下九千四百四十一郡主縣主郡君縣君

鄉君以下共九千七百九十三每歲祿米八百五十三

萬 以上係嘉靖三十年十月前數 各長官使司三十四 夷官宣慰司

十一宣撫司十一安撫司二十二招討司一長官司一

百六十三蠻夷長官司五 四夷入貢各國東北朝鮮

等二東日本一南安南占城等六西南淳泥等四十九

西哈刺等四十六 西北哈密等七 北孛顏韃靼等

二

古今方輿總論

大都山河兩戒介隔華夷自鴻濛剖判則然而東限滄

海西限流沙南限谿嶺北限磧漠為天子之四履內劃

五服別九州謂之中國裔是封域之廣莫若秦漢秦皇

闡併天下設九尉東傳海西湊月支南至北嚮戶據北

河阻陰山為塞威莫振焉孝武之烈鏤碣石包四剡賓

喻蘭滄封狼胥勳莫高焉二君負闔闔宇宙之才席屢



世戰勝之烈藉前代共險之饒天寶啓之以恢拓境宇  
 易夷爲華安可謂非功也唐之盛長安西境萬三千里  
 後乃失河湟捐維州宋則燕雲幅割靈武瓜裂大渡各  
 割至元以腥膻汚方夏無足齒也愚竊覽方輿之槩古  
 西北表而後縮戎虜侵蝕漸逼也古東南廢而後展蠻  
 夷服屬漸衆也至云三五之宅甚邇後乃寢廣博綜其  
 實不然記牒稱神農地過日月之表禹使章陝步四極  
 里各數億仞即詔言未可盡詰自日南徼外堯時羲叔  
 所宅也滇垂黑水玄嵩所導也庸髡百濮武王歌舞之  
 師也滅貊句驪箕子田蚕之國也蓋古以文教漸遠不  
 盡若後世報爲冠帶之室必謂古之地恆臻秦漢乃不  
 非通論要之君德休明即殊域絕黨不異宇下否則赤  
 縣神鄉判若外域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鑑歟  
 我

太祖誕膺寶命振天維而總坤絡既奠基江左盪滌中原  
 一六合而光宅乃經營四方東北起遼海西盡張掖以  
 要會爲鎮咸建強宗疆南命東甌環海置戍西南委黔  
 寧永綏滇服東收朝鮮爲守禮之藩蓋開濟維新而萬  
 葉之鴻摹大定兼乎保業矣

成祖法天樞以定鼎搃天下之吭而拊其背 親御六飛



三犁虜庭至視斗杓而還處降夷朱衛間聯絡諸塞勢  
如率然以爲枕蔽封哈密以控胡羗定交趾復漢唐故  
壤西南建官府以慰撫稱者牙錯而居使臣航海重譯  
而款三十六國蓋纂紹重光而堂構之固特勞蕪乎躬  
造矣 皇朝輿圖之廣際天匝地書文通被幾將日所  
出入神農所稱禹跡所被曷以侈茲顧繼世而後疆事  
之變亦畧可言自遼陽之舊委于虜則瓊幙蟠三岔河  
之中而東西肘腋不應矣全寧捐于熟夷則朝灤兩口  
外犬羊聚居而神京肩臂寒矣開平興和遷大遼保堡  
棄而上谷雲中患剽虜矣東勝內徙則千八百墩罷戍

而虜冢河曲關輔腹心結轡矣哈密沒于土番則西域  
朝貢之吭咽饑而河西孤懸斗絕股指幾于倏盪矣其  
在東南者則交南設藩置吏一旦以畀夷而揚戈三下  
之勞盡捐矣諸此非可輕議而愚不敢苛責當事者蓋  
祖宗以百勝之威乘物力之富犁庭闕境易若卷席而  
世之平也欲以習安之士當窮獸之攫靡有限之財爭  
域外之利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其勢然也雖然介鱗之  
俗非可衣裳易鋒鋌之事非可膏血爭故漢之款五原  
銘燕然不以增治棄斗辟閉玉關不以貶烈有道之君  
務耀德以盛內不敝所恃以事無用則談今日全盛之



烈當以九州和理論而邊陲海澨隔關山河之表者惡足較論也哉但自昨歲洮河之警醜虜畔約罪在必討海島之夷潛謀犯順又已見告則方隅不無事矣保太防微之慮其可忽也

統論長安洛陽汴梁三都形勝

自古帝王之作莫不更都三河之間而周秦以降繼宅兩京五季而下又都大梁何帝居之不常也然考其所以定都改卜之意則有在云大抵長安便於守洛陽便於歸大梁便於戰三京利害各有一偏故前王因其便利而都之也方其正朔雖一而利勢不專藩侯慕布山河

河瓜分列國有唇齒之依朝廷無指臂之順必也守戰並脩軍民兩恤俾其進足以制諸夏之變退足以保宗社捨長安莫利也故宗周西漢繼宅兩土勢或然也嬴秦隋唐踵卜長安仍以為安也逮夫車書混一禮教脩明表正朝廷綱目郡縣於是偃武脩文輕徭薄賦俾斯民均受其賜思所以新一王之制侔盛古之隆唯禮樂教化是遑而不以兵革戰伐為事則捨洛陽莫便也故周成漢光定都咸周誠得其宜也曹魏司馬晉踵卜洛邑仍以為安也光武而下唯元魏孝文僅留意於稽古禮文之事故遠拔乎戎俗中宅洛邑燦然新一王之



政遠侔盛古亦遷都改卜有以相之若乃版圖未一侵  
伐鼎來夷狄外訖邊隅僭竊必也德刑兼脩戰守兩備  
宿重兵於京師強幹弱枝以鎮服夷夏而指蹤英雄以  
赴其功則捨大梁莫便也朱梁而下以迄於宋仍都大  
梁亦勢或然也然有其利必有其害膏腴惰農險阻逸  
德知禦侮於海隅而忽艱隅於京輦者長安之不利也  
故五侯九伯不能亂周而六戎實亂之山東戰國不能  
亡秦而趙高實亡之藩狄不能犯函谷而王莽實篡漢  
燕晉不能隳符秦而姚萇實扁堅以至輔民譟而新莽  
盡涇師繞而德宗逃豈非長安忘警戒之道也歟德化

有時替而君不常明紀綱有時紊而政不常舉敵受八  
面而險不數捨一方矯虔九重震動此洛邑之不利也  
在董卓奮而東漢亡爾朱騁而北朝亂倫師犯闕如履  
門闌以至典午失馭藩侯弄兵往來如織王城不啻傳  
舍豈非洛陽失戰守之備也歟宴安起於無虞弊蠹生  
於悠久故載武載櫜而甲械朽鈍以安以處而士卒懈  
憊兵多難用將逸難使可以隆安強之威而不足禦一  
旦之變此則汴都之不利也故石晉之亡兵叛於外也  
宋朝靖康之變太平之久也然則長安便於守洛陽便  
於歸大梁便於戰又在人之所便利如何固未可恃其



所便而遷卽於安也雖然玉京之制各有輔居屏蔽之地又不可不察長安之制以陝西爲幾輔而屏蔽實在隴右宋朝失於西夏洛陽之制以關東爲幾輔而屏蔽實在河東大梁之制以河南爲幾輔而屏蔽實在河北故由古以來洛京之禍常起於并汾汴都之變常起於燕趙長安之難雖不常所自而河隴之寇尤爲頻駛良由失其外屏也是以河湟未歸則長安未易都雲朔未賓則洛陽未易卜燕薊未服則大梁未易宅唇亡齒寒者此之謂矣由是以論則三京利害各有攸當不可一槩求也然以王道繩之是不無優劣焉從古議者紛紛

莫不以長安爲優而愚意則否長安之地四塞雖固而包履裁一心之境八州之民皆吾赤子而乃漸潼澆以自固是何示天下以私也豈天子守在四夷而王者以天下爲家之義哉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均調而齊一之也故王者之作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俾其貢賦於是而易輸寬抑於是而易訴朝覲會同於是而易期赴調上計於是而易達故布德行仁則易以霑霈發號施令則易以敷暢皆所以均惠斯民也若夫洛邑之地當天下之中大梁坐水陸之衝其所以惠利斯民孰便於此傳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洛邑



之謂也又曰三十輻共一轂大梁之謂也然則欲求一定萬世之都所以為國家生民無窮之計三都之中卽洛其庶幾矣

統論南北強弱

周室之衰秦晉齊楚擅天下相持五百年而秦滅楚漢室之亡天下三分相持六十年而晉平吳晉室之亂琅琊南渡繼為南北朝相持三百而隋併陳周秦漢唐肇基皇業皆本陝西光武中興亦賴河北遂令古今議者有形勢優劣之辨讀賈生之過秦則夸言陝右誦杜牧之罪言則齒譽山東即宋朝河北西路河東路及燕雲地也而赫赫南夏

未有稱焉寡見諛聞之士大抵雷同湊以為不然夫欲觀古今盛衰之理者無徒驗功業之已成考其興亡治亂之所由致良將不擇兵而戰循吏不擇民而治王霸之興豈擇見利而後制勝沃野不能起惰農高賢不能成格虜山河襟帶又安能保亡國之君是以荆楚削弱王翦渡江高齊荒蕩周師入鄴是善用關西者能以併南國也赫連屈強魏武克朔方孫皓淫虐王濬入金陵是善用河北者皆能以併西南也章邯輕敵項王渡河姚泓玩寇宋武入關是善用江南者皆能以併西北也魏太祖宋高祖周武帝皆一代英雄故魏起河北周本



關西宋興江南皆能奮自孤微赫然成伯業此則三方之地利皆可以興也商受暴虐黃河無固胡夷愚蒙秦關洞開叔寶荒淫長江失險此則三方之地利皆不足恃也項王殘鷲石季驍雄皆轉戰無前而斯民重困故項興東南石奮西北其亡一也蕭衍符堅皆一時令主乘時奮功然有雄志而無權材一則強霸於南夏一則制勝於北朝其敗一也夫以孫皓淫虐叔寶荒淫固同符於桀紂矣使奄有萬國覆亡不暇何待於東南哉文王之謨武王之烈高祖之神光武之聖唐太宗之英武皆以天錫勇智俾表正萬邦者也一旅之衆一成之田

亦足以王矣何待於西北哉彼東南之君唯宋武最稱英雄然究其威畧基圖未可與始皇較優劣又何敢企文武高光之清塵也無其人而無其功理之必然者也故知南北東西皆無地利興亡治亂悉在人謀尚何妄分優劣之有識者或謂南北之風渾東南之俗偷西北之人直東南之民詐西北之土沃東南之地瘠西北之士勁東南之兵蹶此形勢之所以異也是又不然彼各有所短長固不可一槩論也夫西北之風渾其失也悍東南之俗偷其得也和渾厚可與奮功悍突難與圖治和易則易與樂成偷惰則難與慮始故由古以來南北



紛爭則西北以強勝而多失之亂東南以治隆而多失  
之弱此則風俗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人直其失也狠  
而後雜以羗狄之人然而羗狄之人驕奢者也東南之  
人詐其得也易而又邊以蠻獠然而蠻獠之人庸愚者  
也直則不可以屈犯驕則不可以禮加狠暴之人尤然  
不可以德化是知西北之人難治也雖愚可以誠推雖  
詐可以利奪和易之人易以德懷故知東南之人易治  
也故由古以來西北之政多以嚴致平江南之政多以  
寬爲治此則人民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地沃便種植  
而宜蠶桑東南之地產稻多田疇而利耕布故由古以  
來西北之人裕於賄而患於飢東南之人苦於貧而足  
於食善治西北則足以富國善治東南則足以餘糧若  
九有同軌南北一家則儲糧常仰於東南貨賄常資於  
西北則食貨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兵沉勁其失也抵  
肆東南之兵踴亂其得也剽銳故西北之兵便於持久  
東南之兵利於速戰嘗考曹公用兵常以堅守挫強敵  
及征孫權驟來亟戰遂大敗於赤壁此則西北之兵便  
於持久而不利於速戰項王持孤軍轉戰無前及遇漢  
祖堅守相持卒敗於垓下此東南之兵利於亟戰而不  
利於持久也溪淵高田戰不獲騁而諸葛恪之師敗矣



江漢之士出入如飛而李密之衆隳矣是以周亞夫堅  
壁以挫吳楚謝幼度亟戰而敗符堅則以各能用其便  
利故耳故張良賈克鄭素之徒皆有南兵剽銳之言而  
北制勝以守成不戰之功者蓋畏其鋒而莫敢爭也自  
古惟聞北人之畏南未聞南人之憚北也顧議者何蔽  
焉愚謂南北形勝初無輕重舉其天時人事如何耳

論西北古今盛衰

劉石之亂東晉奄有東南垂百餘年淮漢以南盡爲晉  
土而當時有志之士常嘆中原之未復豈不以古帝王  
之墟而重失之耶然考其地不過禹貢青徐兗豫冀州

之壤而在唐爲河南河北河東三道在宋朝爲四京七  
路及淮南宿亳海泗諸州與陝西河中府解州陝虢諸  
郡是已以宋疆理校之僅能當天下一十三耳何於古而  
甚重也亦嘗考之載史自開闢以來綿於三代其間帝  
王之作莫不建國於三河之間戶口庶繁田腴圍闢城  
邑井里燦然聿脩天下名物於此乎聚四方風教於此  
乎美更三皇五帝而益重冠九有四夷而屹崇故歷古  
以來端爲重地號稱中原捨此以外則蠻夷之所居中  
原可坐而制之以爲偏方指臂之地耳逮夫宗周以降  
陝服始爲王畿春秋而下南國滋爲霸土秦漢以還遠



斥夷狄包四海之內盡歸中國疆理而偏方指臂之地  
浸與中原埒矣然而西漢盛時總天下民戶十有二百  
二十餘萬而中原垂九百萬天下縣千三百七十有餘  
而中原當一千有餘大率縣戶過天下十之七矧三代  
以前抑又可知東晉之時去西漢為未遠中原之地雖  
漸以陵替而中原之名猶在也當時有志之士深用慨  
嘆蓋亦宜矣然自新室而下更歷魏晉東北隋唐五季  
之亂三河亂離于是郡邑名物代不如昨中原之名雖  
因於古而中原之實已非古矣何則當西漢元始五年  
中原縣戶過天下十之七後一百三十有九年當東漢

建康元年中原縣戶過天下十之六特天下縣千二百八十中原當七百

天下戶九百七十萬又後一百三十有六年當晉太康

元年中原縣戶乃當天下十之五特天下縣千二百有餘中原當五百有餘天下

戶二千四百五十萬中原又後四百六十有一年當李唐開

元二十八年中原縣戶乃當天下十之四特天下縣千五百七十有

餘中原當五百有餘天下戶八百四十餘萬中原當三百九十萬又後三百四十年當

宋朝元豐末元祐年中原縣戶乃當天下十之三特天下縣

千一百三十有餘中原當四百有餘天下戶垂千六百五十萬中原四百七十萬夫以宋朝元

豐間去西漢之季纔千一百年耳而管之民戶縣邑當

天下之七今乃僅能當十之三何古今之殊絕也蓋自



秦漢以前天下蕃庶舉在中原而江淮閩浙川廣之間  
荒涼為甚漢魏而下三河浸以荒涼而中原蕃庶反移  
於江淮閩浙川廣之間暨于宋朝虛實推遷不啻十倍

如今瑯琊一郡五十二縣而宋朝存者止三縣而已

安丘二縣屬宋朝密州宋朝海州東海縣即漢韓榆縣也漢會稽治縣一縣也宋朝

乃為福建一路凡四十五縣漢潁川一郡餘四十三萬

戶宋朝為許潁二州民戶纔贏十萬而也而漢豫章一

郡纔六萬戶宋朝乃為江東西有十三州軍

漢章郡地江東饒信二州及南康軍亦是豫章郡地也增至一百七十萬戶夫瑯

琊潁川皆中原地也畧以此數郡觀之盛衰相反如此

則中原安得不益輕而偏方安得不益重故今之中原

非古之中原今日之中原已與古偏方無異而古之中

原乃在今東南偏方之域矣狗名而責寔必有輕重之

當議者可不深考云

### 論川陝大勢

粵自蜀江東下黃河南注而天下大勢分為南北故河

北江南皆天下制勝之地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

陝而也夫江南所恃以為固者長江也而四川之地據

長江上游而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

恃以為固者黃河也而陝西之地據黃河上游而下臨



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川陝二地常制南北之命而况江南之地以淮漢爲喉襟以荆襄爲肘腋而巴蜀之地乃控勒湘漢鴻溝千里無再舍不接畛設令北人兼有巴蜀則南國以湘漢之郊爲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於江浙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冀馬秦鋒馳於吳會之交矣河北之地以汴洛爲喉衿以并汾爲肘腋而秦中之地乃與汾洛踵接百城逶迤鋒火相望也借令南人兼有秦中則汾洛之間皆爲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於河漳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越戰吳兵騁於趙代之郊矣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正此之謂也蓋自春秋戰國以來至於宋朝之興垂千有七百年而南北交爭餘九百載而並人能并兩者有四大率皆先得四川故秦惠王併蜀而始皇因以滅楚晉文帝併蜀而武帝因以滅吳周文帝併蜀而隋文帝因以滅陳及宋之興亦乾德中併蜀而開寶中遂平江南然則四川克固江南可奠枕也春秋三國東晉南朝之際南兵屢得志於中原矣然而終不能成功者以其不知先取關中故也唯宋武常克長安旋即失之故亦不能濟河海得河南而未得關中則汾河抵關縱橫數十城皆爲戰守之地而所向遇敵其勢逆矣故自河



北而渡河南則易自河南而渡河北則難自關中而出  
 河南則易自河南而入關中則難借使南人兼有關中  
 而善用之則河南數千里之地縱在敵人徒為戰場無  
 險可恃一戰而勝則汴洛百城可傳檄而下矣故知得  
 關中則取河南易於反掌不得關中雖有河南不能守  
 也而東晉南朝交爭三百年間君臣將士日夜圖回雖  
 銳意收復中原而不知陝西之利故轉戰河南以徼河  
 朔之功而勝負叛服如代棊變終無益也然則自古南  
 北交爭而南人終不能併者豈惟力之不追固亦謀之  
 不臧也夫然後知南人之守在巴蜀而戰在陝西北人  
 之守在陝西而戰在巴蜀彼河南江北之間持舟車往  
 來之地耳非成功制勝之所也故曰天下大勢分為南  
 北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而已

論東南古今盛衰

傳稱善人天地之紀君子邦家之光又曰不有君子其  
 能國乎然則天下國家之重端有在於得人也江淮閩  
 廣之地其來尚矣自黃帝南巡而登湘山宋朝潭州益陽縣內夏  
 禹東巡而登會稽宋朝越州高陽正朔所際南暨交趾唐交州宋  
兩蠻是東南之域振古通中國也然而文身駘舌去  
 京華甚遠承太古巢穴之餘未陶王化二代以前邈為

二十一

二十七



蠻區賢人君子不產其邦帝王公侯未始建國中原視  
為遐陬之不齒也逮夫秦伯奔荆蠻而吳人化其德文  
王之興化行江漢而召伯之教明于南國東南之民浸  
沐休風聲教既被君子出焉由是季札歷聘諸華而先  
王禮樂達于海隅陳良北學中國而周孔之道徧于南  
服若敖蚡鬲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而荆楚以闢句踐種  
蠡焦勞辛苦牧養其民而楊越以庶子胥之治吳楚實  
倉廩峙兵庫創城郭設守備而浙江之間浸有疆理矣  
為教之相楚商農士賈各輝其業德刑政事不易其常  
而湘漢之間滋然繁其矣加之兩漢而下循吏接踵焉

援循駘越之律張霸興吳會之學王景導淮西以牛耕  
帝宣教江西以陶瓦許荆以人倫之教新桂嶺之治佳  
延錫以諸華之風移嶺表之俗而東南之邦浸為禮義  
矣嗟乎城邑而居倉廩而儲陶瓦以覆服牛以耕父子  
夫婦以為家鄉黨庠序以為教斯中原之民自古能之  
而東南之民自二代以前漫然未有聞知則與禽獸何  
異哉逮夫春秋戰國得善人君子以為邦浸革蠻風而  
歸諸華而又漢魏以還天下有變常俗難於西北衣冠  
轉而南渡故西北益耗而東南益盛施於隋唐宋朝風  
教滋美端與中原無異而民物豐夥又復過之故知今



之東南非管之東南管之東南不能當一路而今之東

南乃過於管之中原又豈可一槩論哉方西漢元始五

年歲在乙丑東南縣戶僅得天下十之一時天下縣千

東南纜百七十餘天下戶千後一百三十有九年當東

漢建康九年歲在甲申東南縣戶乃當天下之十二時

下縣千一百八十餘東南當二百四十有餘又後一百

三十有六年當西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東南縣戶乃

過天下十之三時天下縣千二百有餘東南當四百七

十餘又後四百有六十年當李唐開元二十八年歲在

庚辰東南縣戶乃當天下十之四時天下縣千五百七十

有餘天下戶八百四十餘又後三百五十年當宋元豐

末東南縣戶乃過天下十之五時天下縣千一百三十

餘天下戶千六百五觀其縣邑之增民戶之庶既若此

其盛而又貨財如山利源百出以今擬古邈焉殊絕蓋

自開關以來東南財用之饒見諸載史者莫盛於唐而

宋猶且加增數倍唐時歲運東南粟以實關中不贏二

百萬石而宋朝漕運大增歲至六百餘萬石唐朝出銅

鐵銀錫之冶凡六州而五在江浙宣潤饒歲鑄錢多止

十數萬緡而宋朝鼓鑄大增歲至百餘萬緡唐朝益利

初不過四十萬緡至劉晏幹盡其利常增至六百萬緡



塩不常有而宋朝塩利大增多至歲二千萬緡而海塩  
之利居多茶利興自唐季正元中始定之額得四十萬  
緡自後代有增加終唐世不過倍正元之額而宋茶利  
大增歲至二百二十五緡而皆在東南此皆熙豐以前  
國家常賦之歲額也其後益有加增至于今則又不然  
矣嗚呼漢魏以還皇天眷佑東南密爲覆護俾斯民日  
以富庶迄于宋朝物大豐美方之西漢盛時縣邑之增  
幾至三倍民戶之增幾至十倍財貨之增則數十百倍  
以至庠序之藹興人材之挺出與夫典禮之脩習俗之  
美則又與古斬焉不相侔矣雖徃古中原之盛尤有所  
不逮則知天運去來地無常利特因時而已然自開國  
以來至于宋之興王者之作皆不自東南故議者不能  
無惑而不知壅久必行蓄厚必發天意所鍾抑有待而  
然耳且如并州之地自并隋以前寥寥數千載未有一  
王興其間河東三節度乃相繼爲帝又何其盛也閩中  
之地自陳隋以前亦寥寥數千載未嘗有顯者出及李  
唐中葉而後常袞唱其教歐陽詹爲之師於是庠序浸  
興更五代至於宋朝而英才輩出傑然爲國用者不勝  
其紀由是觀之則并州之利始於唐太宗而閩中之利  
始於常袞又安知東南之利不始於宋朝哉仰觀俯察



酌以民情國家之勢斷可識也

統論南北形勝

江河淮漢經乎中國皆自西而東注是開闢以來南北之形勢已分矣而古今推遷輕重奪移不可不審也蓋昔率之間覆載長育各有定限旺於此則彼衰盛於此則彼謝雖先後不齊其有興廢一也是皆天地自然之數非人所能為者觀秦漢以前天運旺於北方故天下之美舉萃於西北其冠冕之盛風化之美穀粟之豐機巧之利財用之饒戶口之登舉在淮海以北纔越淮漢以南頓然陵替故帝王之興廢在西而謂之中國淮漢

以南盡為蠻夷之域是以舜分天下為十二州淮漢以

北居其九兗 豫 青 徐 雍 冀 幽 并 營淮漢以南止居其三荆 揚 豫周公

分天下為九州淮漢以北居其七兗 豫 青 雍 冀 幽 并淮漢以南

居其二荆 揚漢武分天下為十三部淮海以北居其九兗 豫

青 徐 梁 冀 幽 并 司 隸淮漢以南止居其四荆 揚 益 交元始中總天下千

有二百餘萬戶淮漢以南止當二百萬戶是秦漢以前

萬里南邦僅能當天下四分之一而巳加之三國而下

繼以東晉南朝紛爭數百年閭斯民重困故晉武平吳

藉其民戶才盈五十萬隋文平陳其籍亦不過晉武之

初反以三隅兩淮四川蓋可知矣按其道里雖當宋朝



十五路之地

淮南江南荆南湖南廣南八路兩浙路福建路蜀川四路及京西南路

而斤

口凋耗曾無江浙一路之民加之利源匱竭食貨蕭然

茶稅未興鹽利無幾酒課既疎商筭亦罕其仰以給國

家之用者不過桑農之稅而已是數百年間罄南夏財

賦所以曾不及宋朝江浙一路之半而乃用以提挈天

下大半之地以與西北爭衡又豈可得哉爰自李唐而

下南北一家蠻荒萬里悉為郡縣而民物自古凋零山

川英傑抑鬱而無所發泄由是天地王氣盡鍾於北海

嶽之藏勃焉洶湧動植含靈莫不昌盛而又蠻夷軌順

盜賊浸息更安史之變而無虞歷五季之難而獲免其

間縱有禍亂旋即削平至于宋朝之興罰罪吊民拾遺

諸國州縣晏然不知有軍而聖聖承承深加涵養民物

康寧益用豐泰遂為九圍重地奪往古西北之美而益

有之是以魯鄒多儒古所同也至於宋朝則移在閩浙

之間而洙泗寂然矣關輔饒谷古所同也至於宋朝則

移在江浙之間而雍土荒涼矣青齊冠蓋衣履亦古所

同也至於宋朝則移在蜀漢之間而海岱蕭然矣古之

賦於民者惟桑麻所出而桑麻之饒關河為甚東南無

足進焉宋朝則異然酒茶鹽鐵香藥關津之利歲入不

貲雖兩稅所及殆不能加國家利源莫重於此而太平



在於江淮閩浙川廣之間西北無足進焉是以熙豐盛時分天下為三路而淮漢以北止居其八

京西北路京東兩路陝西兩路河北兩路淮漢以南乃居其十有五

即東晉南朝十五路之地終天下戶餘千有六百五十萬而淮漢以北纔當五百

餘萬戶

四京餘七十九萬京東兩路垂百二十萬京西北路垂四十九萬河西北路垂九十六萬陝西兩路垂一百三十二萬河東路垂五十九萬共五百二十七萬戶淮漢以南乃當千有

百萬餘戶

京西南路餘三十五萬淮南兩路餘百三十萬兩浙路垂一百六十一萬江西兩路餘一百三十八萬荆湖兩路垂一百五十三萬蜀川四路餘一百九十五萬福建路餘一百五萬廣南兩路餘八

十一萬共千有一大率當天下三之二是不出東晉南

朝之地而爭十五倍之人以十五倍之人而爭三十倍

之利舉天下之利盡萃于南夏其古今相及若此之甚

是豈非天運回還物無兩大故輕重奪移一至此耶抑

嘗譬之人之生世有幼必有壯有壯必有老秦漢以前

西北壯而東南稚也魏晉而下壯者之齒益衰稚者之

年方長至於宋朝而壯者已老稚者已壯矣人猶以其

管日之壯也而未敢輕其老以管日之稚也而未知畏

其壯是又可以為常乎故曰古今推遷輕重得失不可

不審也

論燕雲河湟

魏晉而下西北之地浸沒於羗狄至於宋朝而有虞十



二州之地幾失其三

幽州并州營州

而元豐二十三路三代以

前大羊為蠻夷之域大抵東南衣冠之地皆往古之蠻

夷而西北左衽之鄉盡先王之都邑是以有志之士深

切嘆恨王化所加惟在蠻荒而不能復先王之都邑往

往指燕雲河湟為重指江湖川廣為輕而不知地無常

利天運實衡其盛衰凡日月所照可以驅龍蛇剪荆棘

而人其居者皆可為中國皆可為夷狄苟天之所棄何

有於華夏天之所佑何有於蠻荒如海表蟠木之地高

陽之疆也而唐虞棄之無害其為蕩蕩巍巍之功遼

東營州之地唐虞之疆理也而隋唐棄之無害其為開

皇其觀之隆燕雲河湟之地隋唐之疆理也宋朝棄之

無害其為聖聖承承百有七十年太平極治之烈然

先王之地固有不必要矣如陝右山南之地夏商以前

蠻夷之域也而姬周資之以興王業劔南嶺表之地姬

周以前蠻夷之域也而秦漢關之資以富疆河隅七閩

之地秦漢以前蠻夷之域也而隋唐理之遂隆美化然

則蠻荒之地固有不必要矣蓋三代以前天運主於西

北而廢棄東南故戎狄折北不支而蠻夷得以徼倖當

時帝王有作則利於西北而不利於東南故高陽疆蟠

木而宅龍城

唐營州宋朝棄於東夷

黃帝逐獯虜而邑涿鹿

唐幽州宋朝



朝棄於高宗震伐於鬼方西戎之遠也文王遠城於朔野唐

夏之間宋莫不集厥殊勳訖無後患至虞舜南巡則終

於蒼梧夏禹東巡則沒於會稽宋越有苗之征既以逆

命昭王南巡亦復不返大抵經畧東南未嘗有所濟也

逮秦漢而下天運稍回滋眷祐於東南而西北代以陵

替故蠻夷折北不步而我狄得以徼倖當時帝王有作

則不利於西北而利於東南是以秦漢開萬里之封而

川廣為郡縣隋唐闢海隅之化而閩浙盡為衣冠蠢

爾蠻荒於變中華當時既赫厥靈後世遂蒙其利

晉招五部劉石唐開四鎮則福極吐蕃漢將屯

田於葱嶺重困華人唐宗列郡於山陰終為異域大抵

開羗狄為郡縣者未嘗有所濟也是豈非天運回旋而

至此耶譬諸人之居焉小人居之則謂之小人君子居

之則謂之君子名實在人何常之有春秋之法中國而

用夷之禮則黜為夷狄夷狄而用中國之禮則進為中

國夷狄之人且無一定矧於其地哉而議者謂江湖而

南風氣濕燠有失四時之正踰嶺南則有春夏而無秋

冬此其所以不可進於中國也而不知四海之內得陰

陽之正者唯河南為然渡河以北汭關以西風氣稍涼

至燕雲河湟之間則有秋冬而無春夏其失天地之和



一也先王既輯正於西北則後王有作疆理東南復何疑哉由是以論則天運之所加人事之所脩皆可以爲帝王之居仰觀俯察則西北不得不重於古東南不得不重於今能深究天人否泰之理則天下大勢默可知矣

論青齊

春秋戰國之時齊據東海雄置中夏赫然爲五百年之強國逮于秦漢之際形勢益張與陝右相確天下制勝之地舉在兩隅如河北江南皆不足進焉故韓信下趙挈以與張耳而弗顧既誤有全齊遞啓假王之請漢爲負命而刪通遂知楚漢輕重舉在於信垓下克集西楚遂亡則其地利斷可知也是故田肯有東西秦之稱愚初讀戰國楚漢之書殊覺齊地之強意其後世滋甚然而漢魏而下寥寥數千載間青齊之地浸以泯沒其間擅王張耳僭帝南燕與藩臣不軌唐藩節度者各一姓而已而又莫不喘息釜中幸亂苟安僅爲歲月崛起之計主師壓境遞卽丹夷所謂咎日形勢果何在也以至漢晉隋唐之季天下盜起如蝟南北五季之際中源禍亂沈酣奸雄投隙莫甚於此時矣而全齊之地幾爾無聞又何其荒涼削弱之甚也夫土壤腴塔山川夷險今古不



殊而前後強弱相戾若此何哉既而考歷代戶口登耗  
與夫城邑脩廢郡縣增損釐合之制然後知青齊之地  
一盛一衰蓋有自而來方姬周之季有齊垂九百年斯  
民久獲休息而爲之上者經制緝理又皆得其道惟太  
公克慎厥始而桓公克振厥中威王又克成厥終三后  
奮功全底于治斯民浸以灌息鑿斯池築斯城深耕易  
耨日以赴功而齊國赫赫稱強伯矣當時齊地不下七  
十城而臨淄一城已有丁男二十一萬觸類而長則他  
城可知故蘇秦稱齊人連衽成帷揮汗成雨蓋言蕃庶  
之甚也嘗考西漢之時全齊之地有二百三十餘縣民  
戶不下二百萬大率當天下之十二蓋其去田氏爲未  
遠也故知春秋戰國楚漢之時齊地獨稱強伯不爲過  
矣爰自新莽之亂山東盜起而青徐首難暨光武中興  
削平中土而齊實爲殿故地已丘墟戶口凋耗建武之  
初縣邑并省幾半涵養二百年而民戶不踰百萬重以  
黃巾之亂海岱騷然全齊之民舉如群盜孳賊數載殺  
傷困重而歸降曹公者猶百三十餘萬人籍其勇銳者  
爲兵餘皆漂流失所自是齊地空矣魏晉之際休息六  
十年而民戶才盈十萬舉全齊之民僅能當戰國臨淄  
一城之衆既而又遭五胡之亂王彌騁亂殺戮如刈瀕



海重困雖有州郡之名幾爲空地自是而後東國汨焉不振勢亦宜也由是觀之天下國家之輕重特在民戶登耗何如苟人物蕃庶則鹵莽爲膏腴墾廢爲金湯丘墟爲薨棟荒圯爲桑麻狼號鬼哭之地爲雞犬相聞牛羊群牧之鄉而赫然盛強矣乃若人民凋耗莫克有爲雖雍州之土腴蜀土之險阻東國之纖巧河朔之強悍將安設施哉斯率土之濱莫不皆然豈惟青齊之地古今盛衰有足詫也抑嘗譬之土地其軀幹人民其精魄也精魄去矣軀幹猶存其何用哉彼有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是猶舍精魄而爭其軀幹豈可謂知務也哉

論韓魏

河南豫州之地平夷洞達九有一轂八面受敵之場也而戰國之時韓魏以區區陋邦北縈南齊環繞數千里界於秦楚齊趙四大國之間無再會不受敵而虎狼之秦搏噬尤亟其勢可謂危矣而終能鷄唱荷戈月沉擊折繼世相承爲二百年之戰國及與齊楚皆亡夫以二百年韓魏之君豈皆賢哉咸能不失疆土則以生於憂患故耳下至李唐之亂梁王朱溫亦割據河南潛窺唐室天下環起而攻之腹背首尾舉爲敵國而溫轉戰萬里出入十年亦能劫據中原以傾唐祚然後知無山河



之恃者所以固疆場之防無守禦之志者所以啓開拓之心天下之勢固有不安之安不固之固存焉在王者處之何如耳

論淮蔡

河南之地天下之中土生民稟中和性安舒逸豫而不能爲亂故古名其州爲豫自秦漢以還天下有變常爲兵衝而其民不攻戰鬪大抵易爲勘定王師甫至則饗食交迎雖有奸雄不能割據豈非習俗和平不能爲亂故耶爰自李唐中葉而後兩河殺亂李忠臣節度淮西統其下暴掠以啓亂心而蔡人始樂爲不軌忠臣旣敗李希烈承之益逞由是申蔡之人縱亂如歸吳少誠繼世遂以拔扈淮西之民習久爲常但知爲賊之利不復知有逆順之理及王師壓境則城自爲守人自爲戰父子相視死不爲悔其鉗亂錮禍乃與羗夷無異故唐朝環天下兵以事三州歷三世五將五十餘年僅乃克之顧其人如此則所謂晉人安舒逸豫之性果何在也嗟乎河南之地自古名爲豫州而習俗之弊乃至甚於幽燕慘殺之氣而况不爲豫者乎爲人上而以風俗爲任者其可不戒哉

論汴梁



酈食其荀文若之徒皆稱陳留為天下之衝四通五達

之郊蓋言其平夷洞達而坐九圍之中也故從古盟會

戰爭此地尤亟傳稱夏禹有鈞臺之亭今陽翟縣京西三百

里有鈞臺京東春秋齊威公會諸侯于葵丘今雍丘縣

京北有葵丘聚吳晉爭戰於黃河即今之封丘縣也六十

里晉文公會諸侯於踐土即今之滎縣也京西北百晉

敗楚師於鄢陵即今之鄢陵縣也京東南百楚敗晉師

于邲即今之管城縣也京西百袁漕相持於官渡在今

之中牟縣北京西七劉項劃界於鴻溝在今之滎陽縣

京西百祖狄鎮雍丘而黃河以南盡為漢有即今之

雍丘縣也南北朝力爭河南而滑臺無為重鎮即今之

白馬縣也京北二若此之類前史班班未易殫舉則荀

酈之言為不誣矣故秦漢以還訖于南北朝天下有變

常為兵衝四面搏擊奔為戰場王伯之興未有都于汴

者蓋憚其四通五達而無險可恃也爰自隋煬帝大開

汴河直達淮泗而大梁實坐要會扼南北水陸之衝形

勢百倍既焉李唐中僭奄山東百州大梁屹為重鎮逮

黃巢逆亂中原分擾梁高祖僭窺唐室遂據汴地以為

根本既而征伐四克卒拓中原自後常為帝居迨於宋

朝勃興上都仍舊開寶九年三月駕幸西京有事于南



郊遂有留都之意議者謂東京汴渠引漕東南宿衛百萬實所仰給帑藏軍兵皆在樞握本不可搖即日下詔東還嗚呼古先哲王所以更都三河之間者蓋務求水陸便利之鄉所以便國用而紓民力也嘗考堯都平陽命夏禹治水每一州所必導決川流直通於河以達平陽皆所以便諸侯之職貢也宋祖之興混一宇內而猶都大梁誠得唐堯之遺志焉

論睢陽保障江淮

春秋以還議者紛紛莫不以名城要害之為尚謂天下國家藩籬舉在於此而不知險非人不守人無險不固險在於人而不在於城也何則睢陽之城自春秋有之歷秦漢魏晉暨於南北朝其間中原變故多矣初未聞其為要害之地及安祿反陷沒兩京威焰赫然而張巡許遠持孤旅扼危城困十萬之衆於一堦之下俾江淮克全中興實賴以濟則所謂要害者果在於睢陽乎抑亦有賴於巡遠也泛觀前史所謂要害大率得人則重失人則輕蕞爾危城屹為重鎮者無世無之如盱眙王壁鍾離宛丘諸侯自秦漢以還皆蔑然無聞及魏太武南渡長驅江淮江北塵潰南朝大振而臧質乃固守盱眙宋朝泗州西魏之初齊神武掃國西下氣吞關陝而高孝



寬乃固守王壁

故城在宋朝絳州稷山縣西

蕭梁之初元英提山東

數十萬衆乘勝而南江淮震駭而動義之乃以三千兵

固守鍾離

宋朝濠州

李唐之季黃巢誑亂剽擊萬里宇內瓦

裂而趙犢乃固守宛丘

宋朝陳州

皆能挫銳推敵收不世之

功則四城之要害爲何如以至隗躡保冀李憲阻舒吳

守須濡塢魏爭滑臺城吳大義竊咸陽王成德僭真定

或攻之連年而不下或討之再世而不賓或環天下兵

束之而無功或數十百年爭之而不已自當持觀之

若險夷鞏固之甚真所謂名城要害者而前此未有聞

也後此不復有聞也故知地利無常惟人所制吾險不

足恃敵險不足畏苟得其人亟關雖大拳泥可封也苟

失其人黃河雖廣一葦可航也故善設險者擇良將善

守城者固民心城不下雖雲屯百萬其孰能乘之哉嗟

乎前史班班議論要險守禦之術多矣莫不據一時成

敗而言非可爲萬世通論也得其要者孟軻氏而已鑿

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効死勿去此則萬世不易

之要害也若張巡許遠之徒豈非所謂與民守之効死

而不去者乎愚感巡遠睢陽之事故備論於此而人事

地利之分庶可見矣

論河朔



甚矣亂離之勢不可以久而興復之功不可以緩也蓋  
常人之情駛於驟見而狃於常聞作於始而怠於終方  
其禍亂之初天下之人駛然而奮雖匹夫匹婦莫不有  
忠義奮激之心則奸雄之徒劫以從亂也難及其久也  
天下之人習亂爲常因循顧望之心生而忠義敢爲之  
氣阻則奸雄之徒捫以從亂也易及其又久也天下之  
人蕩而忘反者舊旣沒而少壯生長亂離視犯順逆節  
之事以爲當然則操戈爲仇者唯知各爲其主矣於是  
有一危而不可復安一亂而不可復理歷觀前古例有  
此弊而李唐河北之禍尤爲昭然方安史晉亂兩京淪

沒宇內大振唐祚不絕僅若綴旒而肅宗匹馬北方提  
孤軍橫博強敵不數年間遂清大憝者蓋民心未變因  
而取之易以成功故也及代宗瓜分河朔付諸叛將逸  
養二十年間群起而肆逆則雖窮天下兵累世之事終  
不能克蓋民心已變則難以成功故耳切觀正元之初  
朱滔詔燕人以叛號于衆者三皆不應遂叛之以前旣  
乃大操而還滔誅戮數百人然後定則知河朔之人本  
無負唐之心不幸因循以至此耳且以德宗之初去天  
寶之亂幾三十年矣而河朔之民猶未始忘唐者豈不  
以太平之老猶在而斯民猶有所聞故邪逮四十五年



之後者舊既沒少壯生長離散不復知有太平涵養之恩於是狠心始逞而不可誰何矣愚故曰亂離之勢不可以久而興復之功不可以緩者此也

統論河西

杜氏通典言唐之土宇南北如漢之盛時東不及而西則過之唐史取其說以序地理志此蓋開元天寶時事也然愚嘗攷之河西在漢本匈奴休屠所居武帝始取其地置郡縣自東漢以來民物富庶與中州不殊竇融張軌乘時多難保有其地融值光武中興亟歸版圖而軌逐割據累世其後又有呂光禿髮沮渠之徒迭據其土小者稱王大者僭號蓋其地勢險僻可以自保於一隅貨賄殷富可以無求於中土故五凉相繼夷夏不同而其所以爲國者經制文物俱能放效中華與五胡角立中州人士之避難流徙者多往依之蓋其風土可樂如此唐天寶以後河西隴右沒於吐蕃大中雖復河湟而名存實亡流傳五代以及于宋而河隴爲西夏所據元昊倔強構逆兵勢甚銳竭天下之力不能少挫其鋒然至絕其歲賜互市則不免衣皮食酪幾不能爲國是以亟亟屈服蓋河西之地自唐中葉以後一淪異域頓化爲荒莽沙漠之區無復管之殷富繁華矣唐自安史



之亂西北土地皆不能如舊然北方如盧龍滄景雖世  
爲強藩所據自據其兵賦而奉正朔請旌節猶唐之臣  
也風聲氣習文物禮樂猶承正之舊也獨西陲淪於吐  
蕃遂有夷夏之分致使數百年中華木冠之地復變爲  
左衽不能自拔雖驍悍如元昊所有土地過於五涼五涼  
止有河西五郡無靈夏然不過與諸蕃部落雜處於旱海不毛之  
地兵革之犀利財貨之殷富俱不能如曩時是以北事  
遼南事宋僅足以自存然則涼州之地自夷變爲夷始  
於漢而殷富者數百年自夏復變爲夷始于唐而儉荒  
者復數百年謂唐之土地西過於漢者非要終之論也

荆楊統論

三國之季吳主孫皓自建鄴溯流移都武昌而土地逼  
涖民間苦之當時諺曰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  
建鄴死不止武昌居誠以地薄而民窮也據禹貢荊州  
厥土塗泥厥田下中而武昌乃荊州之壤即宋朝之鄂  
州是鄂州之壻振古則然矣然而李唐長慶中崔郾爲  
觀察治陝以寬繼治鄂更以嚴或問其故曰陝土瘠而  
民勞吾撫之不暇鄂土沃而民剽非用威莫治也夫陝  
郡古雍州之界厥土黃壤厥田上上而鄂土比之猶且  
爲沃則土腴可知矣彼唐堯以東至於三國之季二千



五百餘年矣鄂土之瘠自若也孫皓而下至於崔郾之時纔五百五十年矣而土壤腴瘠若此其不侔何哉蓋三代以前東南荒涼爲甚春秋而下又爲吳楚之境兩漢之際未經緝理自吳主孫權以來始倚武昌爲重更三國東晉南晉南朝之時常爲重鎮舟車所湊人物聚爲積壤流膏耕鑿滋利歲時浸久遂爲沃壤則亦宜然也雖自東漢以還東南民物漸以蕃息至於隋唐宋朝大爲豐羨人力旣備皆爲沃壤方之徃古全不相侔固非特鄂土爲然也按禹貢揚州厥田下下是東南之地天下最瘠薄者也而隋志乃稱江浙之間川澤衍沃有陸海之饒與古相反如此豈不以東晉南朝之時人力有致于此耶嘗觀漢武帝時趙過能爲代田此他畝倍收固非土地有腴瘠而人力有勤怠也特謀畫有工拙耳振古中原之地種植所加盡爲沃壤者詎皆其質然哉抑由歷代帝王所都朝覲會同九有輻輳百巧所聚萬貨所通人力脩而地利盡故也及漢魏以還天下有變常者難於西北則衣冠伎巧轉而南渡四方習俗所利舉萃東南農桑工賈由盡其便人物之繁與京華無異而土壤亦從而沃矣加之亂離少彌上下浸安井里環萃以糞其田鷄豚畜之牛羊牧之荆棘芟而草萊闢



種種時而灌溉利雖欲不爲沃壤得乎哉且以有隋盛時總江浙閩中不盈三十萬戶則人力之不寧幾何自唐朝以來浸以休息更五代至於宋朝增至五百餘萬戶州縣切鎮整焉相望則其陸海之名益不虛矣故知今之東南全非晉之東南若欲議東南之實必舍古之名然後可也

統論江淮襄陽巴蜀

自京口而至秣陵控帶荆揚引輔江湖咫尺淮甸應接梁宋人皆知其爲長江之險也自武昌而至於江陵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襄北控關洛人皆知其爲荆湖之險也自涪陵而極於成都土地險塞沃野千里控渝扼瀘聯接關隴人皆知其爲巴蜀之險也然知有長江之勢而不知所以爲守淮之計則非知江之險者也徒知有荆湖之勢而不知所以爲襄漢之計則非知荆湖之險者也徒知有巴蜀之勢而不知所以爲漢中之備則非知巴蜀之險者也蓋長淮所以爲江浙之藩籬襄漢所以爲荆湖之唇齒漢中又所以爲巴蜀之門戶陳宣帝失淮甸之地而致隋人之禍南唐罷把淺之師而啓周師之釁蓋棄淮而守江則江左亦難以自立矣吳人不得襄陽杜預得以成江陵之捷符秦會師淮北



而朱泚必欲以嚴城中之守蓋棄襄陽而守荆湖則荆湖必不能以自固矣曹操既破漢中故蜀人皆無自固之志姜維退保漢樂二城故鍾會如履無人之墟蓋棄漢中則巴蜀必不能自存矣惟守江以爲門戶備淮以爲藩籬則長江之險可得而保也以荆湖爲重鎮以襄陽爲唇齒則荆湖之險可得而固也以巴蜀爲要害以漢中爲門戶則巴蜀之險可得而有也晉人能守合肥壽陽以爲重地故劉石終不能踰淮以圖晉陶侃使元宜以鎮襄陽故趙人不能越漢沔以取荆蜀以魏延鎮漢中故魏人不能踰南鄭以謀蜀合歷代之得失而並觀之則荆襄江淮蜀漢之相爲用其效可觀矣晉祖逖自淮陰進兵以復河南劉彥之自漢入泗以平司寇則在淮之形勢爲可用也元溫自江陵以趨伯上柳元景自襄陽以克潼關則在荆襄之形勢爲可用也漢高祖自南鄭以克三秦諸葛孔明自漢中以鎮關隴則漢中之形勢爲可用也爲今之計自淮泗以擣青徐自壽春以取汝穎取財於蜀合軍于陝以遏河隴出師襄陽困糧唐鄧以趨京洛則天下之大勢一矣

論江淮

江淮之險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而長淮之地又天地所



以蔽長江也晉立國於南則守江以爲家方備淮以爲藩籬是故輕重之權不在江而在淮知有江而不知有淮是未知有重險者也夫江東西東極于海上流江陵歸陝則襄陽隨郢爲之藩蔽中流武昌九江則舒蘄光黃爲之藩蔽下流建康京口則真陽楚泗廬壽爲之藩蔽晉三國時吳不得淮南至晉太康兵出廣陵壽春而吳亡東晉經劉石符姚之亂長淮以南一彼一此而合淝壽陽淮陰常爲晉氏鎮守至陳宣帝始盡失淮南之地其後賀若弼等自陽廬渡采石京口而陳亡南唐罷把淺之師壽春失守而江北之地遂入于周此淮南之得失繫江左之安危也今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廬曆陽爲之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江西之鎮莫重於潯陽而舒蘄者潯陽之表也湖北之鎮莫重於武昌而齊安者實武昌之表也愚觀三國六朝之間爭戰攻守嘗從事於此矣恨其未知所以用之也吳氏自孫策駐足江東而於淮之地則又有廬江之守故魏氏雖竊取中土而不能以得吳世率以爲守淮之利足以蔽長江也而不知用淮之利以圖取江東此吳氏之失也劉宋自劉裕立國於建鄴而於淮之地則有盱眙之蔽故元魏雖有虎視之



意而終不能窺宋世率以爲守淮之地足以蔽長江而不知用淮之利以爭中原此劉宋之失也蕭梁自武帝立國於江左雖與元魏交爭於兩淮之間互有勝負而鍾離之守元英退縮歛衽而不敢爭世之議者又以爲淮右之勢誠足以禦敵人之衝也而不知用淮以爲恢拓之計則其失殆與孫吳劉氏等耳愚考之孫權踵孫策之遺緒而無爭衝攻取之才觀孫策晚歲囑咐之語止以自保之能許之而魯肅帷幄之謀亦止於保守江東之計故廬江之地呂蒙雖守之而合肥之後一爲張遼所敗遂終身不敢以窺魏此長淮之地在吳而吳不能用也宋文帝紹劉裕之遺業雖有爭戰之意而無規恢之大志觀王元謨之徒率師進取以經畧中原而止欲圖河洛之地劉興祖徑取河北之策則置而不論故臧質盱眙之守僅免敗缺竟未足多而元嘉之政從是不振卒不能挫元魏虎狼之勢此長淮之地雖在劉宋而劉宋不能用也蕭梁自武帝創有基業初年英武似亦可嘉然自其既有天下之後志氣凋落無復囊括宇宙之志雖席鍾離天險之勢而畧不能用險以挫北虜之鋒元澄之圍鍾離雖以失利而自退元英之圍鍾離雖以帝獻之救而自解不過僅僅自守耳此長淮之地



在梁而梁不能用也宋邊之東有淮陰盱眙西有鍾離  
斬春西北自襄陽抵樊城自丹陽而抵廣陵自廣陵而  
抵淮陰自淮陰而抵盱眙此全淮之右臂也自采石而  
抵曆陽自曆陽而抵鍾離自鍾離而抵斬春此全淮之  
左臂也自武昌齊安而達信陽自江陵而至襄陽此漢  
江之關梁也故淮陰盱眙之城固則自淮而東可以無  
患鍾離之城固則自淮而西可以獲全至於信陽樊城  
之壘全則漢沔以南無敵虞矣雖然豈特自固而已哉  
王羲之與商浩書曰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若還守長  
江羲之勸浩因長江以保大業此言是也至謂捨淮而  
守江豈不謬哉

論荆襄

管諸葛亮勸劉以取蜀結吳跨有荆益周瑜亦勸孫權  
分以荆州資劉備以發兵爭蜀還據襄陽以蹙曹操北  
方可圖也由是觀之坐制吳楚通西蜀而守襄陽英雄  
之資而帝王之業也管荀彧說曹操則曰先取河北南  
臨荆州諸葛說備曰跨有益州魯肅說孫權曰荆州與  
國鄰接據而有之天下可定及曹操破荆州順沅東下  
則遣周瑜逆之劉備領荆州牧則射援甲冑與魯肅呂  
蒙陸遜輩數十年間以死據戰而荆州卒為吳有魏不



復南渡蜀不敢南下者以不失上流之勢也此豈非荆  
州之形勢乎孫權初有江南而周瑜呂蒙勸權取襄陽  
以抗曹操晉羊祜滅吳果自襄陽始元溫之領荊州也  
決策北征自江陵通襄陽直抵關中進至灊上而還柳  
元景自襄陽率諸軍據潼關戰於陝下南國之威少振  
焉符堅垂陷蜀之勢舉兵寇襄陽則江表之勢固可憂  
矣此豈非襄陽之形勢乎嘗聞吳紀涉之言曰自西陵  
至江都五千七百里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  
數四猶人有六尺之軀其護風寒亦數處爾如此則上  
流所備可得而言矣夫荆湖之地爲州者十而其鎮則  
江陵武昌是也京西道爲州者八而其鎮則襄陽是也  
江西道爲州者十而其鎮則九江是也凡畫野分土必  
據其津塗而扼其喉衿今所謂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江  
陵武昌襄陽九江是也何以明之江水源於岷山下夔  
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爲之都會故諸葛亮謂荊州北據  
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岷  
塚導漾東流爲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故庾翼  
謂襄陽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  
成險峻土沃田良水路通流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  
趙退可以保據上流故也沅湘衆水合洞庭之波而輸



之江則武昌為都會故吳常都於此而東晉宋齊梁陳之際號稱盛府者此也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匯於湓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晉人謂潯陽北撫群蠻西運荆郢亦藩屏之要地此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控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夫蜀漢吳楚併而為一則東海之守亦固矣

兩廣統論

漢魏以還守官廣南者多以貪墨坐激利民之變啓蠻獠之寇寔由於此蓋古今之同患也抑嘗考其故嬴秦以來以守令為治臺省銓除莫不以內地為重以邊遠

為輕而廣南之地去京華為尤遠瘴癘蠱毒種種穢惡

內地之人南轉越嶺不啻斥逐必罪戾孱庸不得已然後膺其選既百舍登途往返重費不過厚取於民耳而又地產珍奇掌握之物足當數世疆域曠邈按察稀臨京闕萬里赴訴莫及則無聊沮沒之人何憚而不為賄手歷古交廣之間民獠多叛致搔擾江淮震駭朝省職由此也嘗觀漢順帝永和中日南象林群蠻並反四府議發江淮甲卒致討李固駁之以為前尹就討益州叛羗蜀人諺曰勇來尚可尹來殺我乃召還以兵付刺史張喬旬月之間寇虜殄敗宜精選牧守以安殊俗乃以



喬刺史交州祝良爲九鎮守喬至開示慰諭並皆降散  
良單車入賊降者數萬皆爲良築起皆爲府事由是嶺  
表無虞至靈帝中平中屯兵作亂嶺南大擾三府乃精  
選賈琮爲刺史琮至蠲復徃後選良吏謹守諸縣遠近  
翕然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  
不敢叛自後嶺表之民又獲安堵審顧張喬祝良賈琮  
之事而人情可見矣然則嶺南歷世多亂豈皆蠻獠之  
罪抑當時朝廷制置失宜矣嗟呼監司守令九重之指  
臂也所以撫育斯民全賴良吏其休息安危莫不由之  
又可易其選耶內地之民伊邇闕庭監司往來如織號  
令所宣聞闔必達借使守令或非其人冤抑易訴請監  
司而不獲則裹糧走闕下耳是內地親民之吏猶可非  
其人也至嶺表則不然遠者去京華萬里終歲道塗僅  
能一詣闕庭而又荒陬絕域程驛邈焉鹽司不能周及  
守令苟非其人則冤民無由申訴屈抑既甚則其勢必  
將爲亂是遠地親民之吏不可非其人也而歷代銓除  
反以內地爲重以邊方爲輕是何倒置之甚哉切觀宋  
朝開寶中太祖命錢文敏知瀘州召見講武殿謂文敏  
曰瀘州最近蠻獠尤宜撫綏聞知州郭思齊監軍郭重  
遷摺歛而民恃其遐遠謂朝廷不知爾至爲朕鞠之苟



一毫剝民朕不以遠赦夫瀘州去京師四千一百里可謂遠矣而官吏貪墨宋祖盡知之雖僻遠小郡凡差守臣必親自處分其謹慎如此則邊民安得不理蠻獠自何而叛措方內太平之盛東南一尉西北一侯端有餘矣嗚呼兩廣四十州之地皆宋朝瀘州之地其選任守臣可不戒哉

百粵總論

秦并百郡嶺南有三郡桂林今廣西地南海今廣東地象郡今安南地也夫自秦漢以來所以爲中國害者北曰胡南曰越然北胡之勢實與南越不同西北之胡皆居中國邊塞之外有所限制則彼不能越其界而入我內地也惟越之地在古種類實多故有百越之名曰南越曰甌越曰閩越曰東越曰於越其地非一處其入非一種然自秦漢以來所謂於越東越甌閩之類皆已久入中國與齊魯宋衛無異惟所謂南越者其地西連湖湘直抵滇貴越之境山深而地險猶有不盡歸王化者時時爲郡邑居民害蓋今日湖南北廣東西其郡邑皆錯列山嶺之間與蠻夷雜居但有險易之異耳時或竊發難於備禦非若西北邊塞之有限隔也聞閩越今福建地其入職方已久非復漢時舊矣然劉晏所言南方



濕毒兵入其地不待兵刃先自病歿與夫兵至則潛藏  
兵退則復聚持久則士卒疲勦民苦兵事今日湖南廣  
右雲貴其山菁之瘴癘猫獠之情狀省民之受害實與  
漢時無異也 明主在上以天地爲量以宇宙爲境遇  
有遠人梗化則如晏言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  
外不勞一卒不煩一戟而威德並行以一使之任代千  
萬之師毋使中國之民懼腹蛇猛獸之毒染嘔泄霍亂  
之病親老涕泣孤子啼號迎尸千里之外棄骨無人之  
境如晏所慮者非獨遠夷之幸實中國之幸也

圖書編卷之三十四終

圖書編卷之三十五

南音後學章潢本清齋編

皇明南北兩都總叙

自古帝王平定天下必建都會以爲四方之極而據形  
勝擇便利正所以爲久安長治計也是故武王得天下  
都于豐鎬成王繼其志卽有宅洛之舉亦猶我  
太祖建都于吳而

成祖繼之又建都于燕也成周之後漢唐宋皆並建兩京  
然漢唐皆以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京宋以汴爲東京  
洛爲西京其地皆接壤相去不甚遠也我



朝則以南北爲稱蓋跨江南北而各爲一大都會也  
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萬世之大利也

文皇帝遷都金臺天下萬世之大勢也蓋天下財賦出于  
東南而金陵爲其會戎馬盛于西北而金臺爲其樞並  
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爲四  
方之極者也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於天  
下矣

論都會形勝

地脉向中國來者三支北絡發崑崙東折而東南行其  
背爲北狄其正結爲冀都其支結爲燕京其餘氣爲東  
夷冀都自雲中上黨博換來三面繞河外案多豐大河  
東北狙入海重重包裹故堯舜禹都之但四方險阻貢  
輸非後世所便河且徙而南氣大洩燕京旺氣我

朝鍾焉中絡發崑崙東南至岷山由蜀隴轉北而東爲終  
南長安之地也金城四塞以爲固古豪傑有取焉貢輸  
艱入後世費繁今能處之耶由關中出至太華中嵩伊  
關既鑿是謂洛陽洛陽天地之中陰陽和南北平百物  
會周公營之地氣自北以南人事化機互以爲用古今  
固不齊也行乃盡於東泰翻身顧祖東海外盪河江前  
向萃產賢貴疑聚有因後世河徙截其來脉者三乃會



通河復加截之其力遂微南絡發崑崙迤東南而行至大峨山其背爲西戎直南折而東爲伍嶺其餘氣爲南蠻復折而東北大盡於建康其支結爲吳閩越大峨而下至於伍嶺環抱中原無情南面力雄勢坎吳閩越支凝謫力海水陽勝明有餘而氣不足以當之一大都會於今日其金陵也乎長江天塹財用易輸持護不少世謂江左不得於宅中偏安不可以圖大是安於建康之說不能用建康於天下夫安於建康乃謂大勢不拱東壩未立秦淮河不湧邗溝尚微故建康俗徂於自便知守江而不知用淮於江知圖淮而不知用天下於淮知據武昌之上游而不知上游之守鎮知集貨之易而不知散貨以用於四方知南兵之難振而不知練兵於北之可用故金陵不可以故常論當有知者曠百世相感不爾則中絡爲河截所在其汴淮江漢之間乎金陵爲南京汴梁爲北京國初深見也

冀州之中三面距河處是爲平陽蒲坂乃堯舜建都之地其所分東北之境是爲幽州大行自西來演迤而北綿亘魏晉燕趙之境東而極于醫無閭重岡疊阜鸞鳳峙而蛟龍走所以擁護而圍繞之者不知幾千萬里也形勢全風氣密堪輿家所謂藏風聚氣者茲地實有之



其東一帶則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淪入海處稍南則九河既道所歸宿之地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之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廣大也况居直北之地應天垣之紫微其對面之案以地勢度之則秦岱萬山之宗正當其前也夫天之象以北爲極則地之勢亦當以北爲極易曰艮者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艮爲山水爲地之津液而委于海天下萬山皆成于北天下萬水皆宗于東于此乎建都是爲萬物所以成終成始之地自古所未有也茲蓋天造地設藏之以有待

牧

太宗文皇帝初建藩于茲既而入正大統乃循成王宅洛故事而又於此建都焉蓋天下王氣所在也前乎元而爲宋宋都汴梁前乎宋而爲唐唐都于秦在唐之前則兩漢也前都秦而後洛然皆非其州境也雖曰宅中圖治道里適均而天下郡國乃有背之而不面焉者元人雖都于此然夷狄雜氣不足以當帝王之統惟我朝得國之正同于堯舜拓地之廣過于漢唐書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北轂教訖于四海僅再見也猗歟盛哉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易曰離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



治天下以北面爲天之樞居微垣之中而受衆星之環  
拱天之道固在北也天之道在北而面之所嚮則在南  
焉今日曰京師居乎艮位成始成終之地介乎坎離之  
間出乎震而勞乎坎以受萬物之所歸體乎北極之尊  
嚮乎離明之光而使夫萬方之廣億兆之衆莫不面焉  
以相見則凡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無不在于照臨之  
中自古建都之地上天時下得地勢中得人心未有  
如今日者也况此乃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  
謂王不得不可爲王之地牧之言曰禹畫九州一曰冀  
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其人沉鷲多材力重許可  
耐辛苦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曰  
馳二百里所以嘗當天下一兵馬之強在昔則然矣且其  
地瀕大海在秦始皇時起黃騰瑯琊負海之粟轉輸北  
河是時海運固已通于茲矣杜甫謂漁陽豪俠之地雲  
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則唐時又一東吳之粟于此焉  
胡元盛時漕東南粟至燕歲幾至四百萬石而南方之  
貨亦隨以至是天生鉅海以爲國家運道不假通渠轉  
漕自然而成者也則其食貨之豐有非他方所及可知  
已矧兵食俱足文武並用向明以用文而臨乎華夏則  
有以成文明之化育幽以建武而禦乎戎夷則有以張



震疊之威信自古建都之地莫有如今日者也雖然居  
安者不可不思其危享全盛者不可不爲衰微之慮自  
昔都燕者始于召公而極于金元然召公諸侯也金元  
乃夷狄上不足以當天心下不足以當地氣無足道者  
其人雖不足道而其事勢則可以爲鑒戒者焉金人之  
禍在夷狄所謂土崩之勢者也元人之禍在中國所謂  
瓦解之勢者也鑒金人之失則固邊圉選將帥強兵馬  
豐貨食使國勢壯而外虜不敢興窺伺之心鑒元人之  
失則必謹法度用賢才省刑罰薄稅歛使朝綱正而生  
靈不敢萌背畔之念如此則國家如泰山之安與天地  
相爲悠久矣

兩都形勝總論

嘗謂形勝者可以威天下而不可以留天下威天下以  
險險也者力之所恃者也力不足者取之於險留天下  
以仁仁也者險之所恃者也險不足者取之於仁君而  
仁矣無險可也險而且仁萬世猶可也失仁而得險亦  
或可也不可久也得險而力且足焉而敵者猶斃也易  
曰王公設險以守國而周官之法所以必立民極之中  
也此古之有天下者雖不敢不本之以仁而亦切切焉  
據形勝之地以雄視天下蓋亦知險之不可廢也且天



下之險因乎勢得其勢者可以居重而馭輕天下之勢  
因乎時觀乎時者可以通今而酌古王者所居曰京師  
大衆之義也曰天邑天子之居也據之非其地則不足  
以協天下之威匹夫劍立而全城不守矣善守國者烏  
可不審勢以宅險本之不以仁則不足以建天下之極  
外患雖寧而內變將作矣善宅險者烏可不廣仁以和  
民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定論也嗚  
呼伏羲畫卦而臨民黃帝垂衣而神化斯時也未見有  
所謂險者若堯之平陽舜之蒲坂禹之安亳亦各自其  
所起取朝貢之易達者都之耳後世因其皆在冀州而  
有四面距河之險然後見其險焉耳在堯舜禹不之知  
也在堯舜禹之民亦不之知也何也天下安於仁而無  
所事于力也下堯舜而文武始不能不用乎力矣然而  
仁所將也是故文武之豐鎬所以據天下之形勝處上  
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成王之洛邑所以會天地  
之中宅中土以蒞四海其示天下也公威足以行其  
慮而莫敢誰何思足以弘其公而下皆用命歷年八百  
固其所也何則仁與力之並用雖無險可也况得其所  
謂要會者哉是知周之所以永命者仁也非徒在險也  
王孫滿以上世卜年之說謬當聖人之心是術數者奚



足與議周王之仁哉下周而漢而唐而宋其仁蓋已微矣而力且弗之競也漢祖策都關中所以執天下之樞也南北二軍其權足以雄天下唐亦都關中亦所以執天下之樞也內外諸府其兵足以威天下然九錫之雄既熾而西京之所以衰方鎮之兵漸強而朝廷之所以斃至於晚年末路司職拊鍵內鉢外乘而太阿之柄已倒持而授人之手矣其誰不逞哉宋太祖之都汴所以因五代之舊也西夏之役方殷而國勢浸弱仁宗之議脩洛陽所以爲徙關中之漸也仲淹之說不行而勢益益競於是再和再退再退再失而崖山之溺已噬臍無及矣其將誰咎哉何也蓋漢之力雖足以自競而七制之仁未徧也况七制之外如桓靈者乎唐之兵雖足以耀武而三宗之德益衰也况自三宗之外如武宣者乎宋則險力俱斃仁亦無足稱矣嗚呼是豈形勝之罪又豈形勝之所能留哉恭惟

太祖高皇帝下建康而定鼎此南都之所由始也

太宗文皇帝靖難北巡之日命阮安而營北平此北都之所由始也以今觀之南都之形勝跨江南北以爲甸服岷峨以西五嶺以北州流以萬數皆會于江繞鍾山而之海岍岐之南太華恒嶽之間川流亦以萬數皆會于



河入乎淮朝宗畿甸而之海布帛穀粟之富魚鹽材用  
之饒甲于天下天下無事則坐享楊越之粟而無轉輸  
之勞天下有事則席卷全吳之甲而爲張皇之舉誠周  
禮所謂陰陽之會風雨之交諸葛孔明所謂鍾山龍盤  
石城虎踞直帝王之居也古之人有都之者六朝是也  
而偏安之陋固不足以凝一統之盛北都之形勝奄有  
幽燕以爲王畿外設八府以爲捍衛太行在其西醫無  
間在其東重岡疊翠鸞鳳峙而蛟龍走大海居其左九  
河經其前滄溟浩蕩浴日月而浸乾坤沉鷲激捍之材  
雲錦騰驤之馬爲天下最面明以用文而臨乎華夏則  
有以成文明之化育幽以建武而御乎戎狄則有以張  
震疊之威誠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  
得不可以爲王者也古之人有都之者金元是也而雜  
氣之夷固不足以承中華之統則天下之至險已屬之  
於天下之至聖而深仁厚澤又有以維持之也以天下  
之仁起天下之義而財賦出於東南矣以天下之義聚  
天下之力而戎馬盛於西北矣財賦出則所以聚其力  
者有備戎馬盛則所以雄其險者有人力以仁奮險以  
力固地利人和萬世猶競宜無復容喙者矣然弊生於  
積習之餘事怠於異世之後今之東南視昔之東南何



如也始之以水旱繼之以蝗蝻加之以賊吏之攘剝而  
陰瘡於土豪之浚血則今之東南非昔之東南矣今之  
西北視昔之西北何如也前者大羊陵縱參將芮寧之  
死一時同殲者八百近者旱魃爲災延緩軍民之死形  
於奏牘者五萬人則今之西北非昔之西北矣善守成  
者可不張而相之扶而植之使天下被其仁而不知而  
因以鼓天下之疊疊而顧因仍於漢唐宋末流之弊哉  
然觀今二都之勢北都爲急請得復舉而備言之可乎  
漢之邊在北去咸陽千餘里唐之邊在西亦去長安幾  
千里今京師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關  
南以成文明之化育幽以建武而御乎戎狄則有以張  
震疊之威誠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  
得不可以爲王者也古之人有都之者金元是也而雜  
氣之夷固不足以承中華之統則天下之至險已屬之  
於天下之至聖而深仁厚澤又有以維持之也以天下  
之仁起天下之義而財賦出於東南矣以天下之義聚  
天下之力而戎馬盛於西北矣財賦出則所以參其力  
者有備戎馬盛則所以雄其險者有人力以仁奮險以  
力固地利人和萬世猶競宜無復容喙者矣然弊生於  
積習之餘事怠於異世之後今之東南視昔之東南何



如也始之以水旱繼之以蝗蝻加之以賦吏之攘剝而  
 陰濬於土豪之浚血則今之東南非昔之東南矣今之  
 西北視昔之西北何如也前者太牢陵縱參將芮寧之  
 死一時同殲者八百近者旱魃為災延綏軍民之死形  
 於奏牘者五萬人則今之西北非昔之西北矣善守成  
 者可不張而相之扶而植之使天下被其仁而不知而  
 因以鼓天下之疊疊而顧因仍於漢唐宋末流之弊哉  
 然觀今二都之勢北都為急請得復舉而備言之可乎  
 漢之邊在北去咸陽千餘里唐之邊在西亦去長安幾  
 千里今京師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關

近者百餘里遠者不過數百里疾馳之騎約日可至所  
 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荆則吾之吭也扼關中者將以  
 搯天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于北狄又將恐  
 其搯我之吭而拊我之背也蓋制人而不得猶不至於  
 失已守已而失焉則其害豈但不得於人而已哉此其  
 外患之可畏也至於唐之漕因于河宋之漕因于汴  
 國初海運十萬餘石以給邊 永樂引汶泗諸水以益  
 濟引黃河自魚臺以益御漳然後漕舟自江達于浦自  
 河達于京師今觀漕河以一衣帶之水掬土可塞萬一  
 無賴荷鍤決而迎鑿瓜州之埧則江不達于淮矣塞魚



臺汶泗之水則河不達于京師矣斯時也將何以處之哉唐之軍士脫巾而呼而元之貴人抱珍而枵腹者可鑒也此其內變之足虞也是故知外患之可畏則必選將帥厲甲兵廣儲蓄塞要害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患斯弭矣知內變之足虞則必慎隄防設重鎮恤軍士廣田畜先爲不可犯而後人莫之敢犯則變斯消矣如此則善政流而仁不阻大化也武勇奮而力不困大權也四漠息而京師無虞大勢也勢張則固權重則肅化洽則順不怒之威篤恭之妙信能咸美文武而陋漢書於不足言矣然猶未也矧今日京師之地去黃帝堯舜之都於七八千年之後則其所以成華胥之治致於變之風將不在隆古而在今日矣

南北兩都形勝

北京之龍發脉崑崙河在其南與此龍並從西南走東北山脊經雲中至冀州拔起西山正脉脫卸平地四十餘里由阜城門入而結都城西山左帳稍北行而東環歷居庸關直至山海關爲羅城以障蔽東方蘆溝一水自西南來密雲一水自東北來皆數百里會流合于丁字沽此幹大盡之分合水也京城據此兩水之中衛輝一水呼爲御河自南奔趨朝入數百里至直沽會蘆溝



密雲二水爲內堂之水山東諸山橫過爲前案黃河遶之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案大江遶之江南諸山則爲第三重案矣蓋黃河爲分龍發祖之水與大江及山東淮南江南之山水皆來自萬里而各效用于前合天下一堂局此所謂大聚大成之上者也

南京山水起祖發源於岷其遠亦萬里東行至仙霞關嫡宗由此分龍出脉東北行至常鎮遂逆江而西行二百餘里聳起鐘山作回龍顧祖穴大江逆遶其背淮揚蘆鳳纏托于江北又北則遶以黃河黃河之北又纏托以山東之山若非大幹龍安能正蓋逆二百里苟非逆入之深何以受此四重萬里山水之遶托於背後乎是皆合天下爲一堂局亦大聚大成之龍也

合論

蓋南京回龍逆結山水遶背乃定格也北京順結山水遶前亦定格也前後之遶雖異其理則一矣但北京之東北朶頰地方東則遶東東南連朝鮮左肩左臂弘厚障蔽大海與西南西北山水畧相停聚氣之厚在此南京左肩臂乃江陰通泰之地傷于薄氣不足也優劣亦在此乎

燕京論



燕京依山帶海有金湯之固真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  
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善峰古北黃花險阨尤著  
故蘇州保定重兵屯焉自山後諸州棄以與虜則居庸  
之外即宣府爲藩鎮廣平以南水陸畢會于臨清而天  
津又海運通衢也其防禦之勢山西行都司當其衝萬  
全都司護其背太寧都司藏其備蘇州守備斷其徑萬  
全都司一衛一所嵌山西行都之境以爲瞭遠之兵大  
寧都司五衛一所嵌蘇州守備之境以爲夾持之法自  
秦漢備邊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朝所急在  
東北甘肅寧夏爲緩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

置朔方緩東北也神京以遼東爲左臂宣大爲右臂  
古北口永寧居庸爲腦後遼東限以山海宣大隔之居  
庸惟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爲隣宣府以遼東隔絕  
腦後之防蓋甚疎矣說者欲規復大寧此豈可易言哉  
養威蓄銳觀釁俟時可也其他如遂城西北之牟山保  
州西之栢山保安之八角口定州之北岩與夫石舅銀  
坊冶山等處皆臨制中原之道然山川形勢與京都大  
是向背苟屯兵聚衆必死以守未易當也此外自安順  
東至任丘二十里川塹溝瀆羣泉縱橫地類天牢又東  
北至雄州三十里又東至霸州七十里又東抵海口營



田圩所集水淤寧地類天陷又自順安至肅約五十里  
葦草叢茂地類天羅凡此皆兵家所忌遇澇更盛未易  
進矣建康徐淮臨德之間似當練兵儲將可備緩急遣  
發無徒藉手于北可也

北直隸圖叙

北直隸古冀州地京師即金元舊都也泉山帶海有

金湯之固

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

真定以北至於永平關

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關

俱喜峰古北黃花鎮俱

子在順天東北境

險阨尤著故薊州

順天府屬

保定重兵屯焉山後

諸州自宣東南至

故我大寧都司地也自國家棄以

與虜

今日

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為藩籬者宣府耳廣平

以南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

山東屬州

轉漕京師輻輳而

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

國初江南糧運俱從海道今廢惟蘇州運道猶通河

間真定保定之間多達兵營塢其人性獷難馴且東安

霸州武清

俱順天府屬

而東野曠人稀茲究伏匿頗基腹心

之患迤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奸人每竄其中

有司病之蓋賦煩民困戶口流亡雖畿甸同風而順天

之馬政

寄養馬匹

河間之水潦患尤烈焉

沿革

古幽薊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



形勝甲於天下誠所謂天府之國也遼今元雖嘗於此  
 建都然皆夷狄入中國豈足以當形勢之盛至我  
 成祖文皇帝乃龍潛於此及續承大統遂建為北京而遷  
 都焉于以統萬邦而撫四夷真足以當形勢之勝為萬  
 世不拔之鴻基自唐虞三代以來都會之盛未有過焉  
 者也





漠沙



山西界

西抵山西界

西

北直隸府八屬州一十七縣一百一十五又州二屬此

一總爲里三千二百有零戶四十一萬八千七百八十

九口三百肆十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四夏秋二稅共采

麥六十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絹四萬五千一百三十

五匹綿花一十萬二千七百四十八觔鈔致貫馬草八

百七十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四束

長蘆鹽運司額辦大引折小引鹽一十八萬八百七引

鹽運司一在滄州領鹽課司二十四青州十二 滄州十二

親軍衛三十九屬所十五守禦千戶所一在京屬所

衛三十八屬所二百三守禦千戶所二

同

卷

一



在外直隸衛三拾九屬所一百二十二守禦千戶所九 大寧

都司領衛十屬所五十四守禦千戶所一

萬全都司領衛十伍屬所七十六守禦千戶所七

京營見操弁外衛馬步官軍共一十一萬七千三百餘

員名巡捕官軍五千六百餘員名

薊州保定宣府三鎮馬步官軍共十萬五千八百餘員

名

大僕寺所屬順天等府寄養馬二萬肆千八百餘匹然

羸縮有時并常厥數

南北直隸及山東河南二省種馬共四十餘萬匹各處

苑馬寺行大僕寺不與焉

欽差總督勦達都御史一 巡撫順天真保定都御史三

巡按御史三提學御史一 巡鹽御史一印馬御

史一 巡倉刷卷京營御史各一





山西界

西抵山西界

西南抵

遼東界

東抵山東界

山東東昌界

河南彰德界

界南河

北京女直國

東海

東南抵

遼東界

東海

山東萊州界

界南河

九良

順善通

文安

保定

靜海

天津

東光

滄州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慶雲

鹽山

東光

南皮



順天府其名漢廣陽宋燕山民貧賦重丁少其屬州五

縣二十二通州三十二里冲煩昌平州二十七里陵寢重地涿

州四十六里冲霸州三拾一里多薊州二十陸里古漁

附郭之縣大興四十九里宛平一百二里外良鄉二十

民貧固安三十八里煩東安四十四里香河十里貧永

清二十一里屯屬通三河三十六里武清二十里潮

五里寶坻三十二里屬昌平順義古范陽二密雲十九

兵會聚懷柔十四里簡屬涿房山一十六里屬霸文安

四十四里多大城保定六里地瘠屬薊王

盜好訟僻遵化豐潤二十二里

悍平谷十三里僻簡其形勝山雄水環其風俗多感

多豪傑

保定府其名秦上谷鉅鹿其屬州三縣十七土城冲且

夷雜處附部清遠二十四里名外滿城二十里安肅十

難治冲煩定興二十一里民慶都二十一里完十八里

容城六里裁僻蠡二十七里新城三十六里雄十四里水

唐二十二里民博野二十一里祁州十四里裁僻屬縣

深澤十一里束鹿十七里僻安州十四里裁僻地多屬

縣高陽十四里新安十七里易州三十八里屬縣涑水二十

近其形勝重三關控幽薊其風俗質樸勁勇略浮華事



耕織

河間府其名漢河間宋瀛海近京冲煩地賺賦重多盜輕生難治其屬州

二縣十六附郭為河間冲煩刀差多外獻冲疲徒訟青

十七里路阜城煩差多難治肅寧十四里興濟十里路任

丘二十二里靜海十九里交河十五里丁寧津二十五里

丁差景州古渤海十八里屬縣吳橋十五里故城八里

冲煩東光九里滄州二十八里屬縣南皮九里僻

慶雲十一里賦治鹽山二十七里其形勝會九河居五壘

瀕滄海麓大行其俗務農桑尚淳樸

真定府其名古中山漢恒山隋博陵地瘠民貧防邊事中其屬州

五縣二十七附郭定真十八里外井徑十三里

欒城十三里獲鹿十一里無極十三里元氏十七里

饒平山二十一里靈壽十三里阜平十一里藁城十三里

簡定州三十四里屬縣新樂十一里行唐二十二里曲陽

山野喜告許冀州二十七里屬縣南宮三十里藁強十二

七里新河十二里武邑二十三里晉州十九里屬縣安

平十二里武強十四里饒陽十七里趙州古邯鄲

冲屬縣栢鄉十里臨城十三里隆平十一里贊皇十二里

高邑二十五里寧晉二十里深州十七里屬縣衡水

七里其形勝臨漳水倚恒山左瀛海右太行其俗習文



武尚禮義

順德府其名秦鉅鹿隋襄國京師要地人性強悍素號難治郡多山水頗為民言

其屬縣九附郭邢臺三十二里冲煩多沙外沙河十九里冲煩地多沙石好訟

鉅鹿十四里僻好訟南和十七里簡疲唐山十五里僻多訟平鄉十三里糧欠訟多

內丘十九里煩疲廣宗十二里簡瘠任十九里簡水患其形勝慎太行縈

漳水其俗稼穡質厚少文氣勇尚義

廣平府其名漢廣平隋武安土城夾于漳潞一水簡地醜而僻事簡民淳其

屬縣九附郭永平二十二里饒冲煩外曲周三十二里煩難城安二十七里

軍民雜處刀煩肥鄉四十八里饒簡淳威十里僻沙廣淳雞澤十一里好難治清河

八里國廣平十九里煩邯鄲三十里狼冲煩其形勝北通燕

涿南有鄭衛萬山盤錯泉流環匯其俗勤稼穡多畜牧

大名府其名漢魏郡魏陽平宋天雄軍地接黃河年年修築役費頗多

俗淳糧完屬州一縣拾附郭元城三十八里丁差畧冲外大名十九里裁僻簡

內黃三十四里難治南樂四十二里僻簡地薄濬五十里民稠畧冲難治魏四十八里僻簡

滑四十二里好訟難治東明十九里盜多民刁開州一百里

里煩多訟長垣七十八里僻饒俗奢其形勝南鴻溝東淮潁西長城北

河外其俗近梁魯崇禮

永平府其名古孤秦北平魏盧龍差多路冲屬州一縣

五附郭盧龍十一里與盧龍東遷安二十二里簡瘠昌黎二十里

民安土薄難治撫寧十七里裁冲疲樂州六十七里軍民雜處健訟難治屬樂亭二十里



近海其形勝負山帶河四塞險固其俗習戎馬先孝義

延慶州其名漢廣寧唐媯川遼緡計十四里邊方要路屬縣永陵

五里邊地僻殘其形勝南挹居庸北拒龍門其俗近朴

保安州其名遼武定金德興七里邊方要地其形勝屬河東控

險阻其俗尚武

萬全都司其名上谷唐武州其屬衛十五宣府左宣府

右宣府前萬全左萬全右懷安保安右懷來隆慶右開

平龍門守禦千戶所二興和龍門堡伍長安嶺鷓鴣赤

城雲州馬營其形勝望京師控沙漠挹居庸擁雲中其

俗習悍樂戰

上林苑監六里在京城

京師為畿內之府八曰順天廣陽燕山幽州上谷漁陽郡燕國范陽燕京大都路

民貧賦重而多曰保定上谷清苑鉅鹿涿郡秦州保塞軍保州衝難治曰河間

差多煩劇難治曰保定上谷清苑鉅鹿涿郡秦州保塞軍保州衝難治曰河間

河間國瀛州瀛海軍唐叔封邑周鄉侯曰真定恒山郡國京衝煩地醮賦重多盜輕生難治

恒州鎮州城德武順曰順德鉅鹿襄國刑州保義安曰順德

廣平武安平干國洛州廣平路夾曰大名都尉陽平魏州武陽冀州

天雄軍東京興唐雖非衝曰永平孤竹北平盧龍平州

要地接黃河脩築役煩

處置

衝州二曰隆慶廣甯為川儒州隆慶一曰保安武定德

承聖七里都司一曰萬全

承聖七里都司一曰萬全

國書編

卷三十三

二十一



北直隸 畿甸重地根本係焉永平逼近邊陲屢遭虜患順天役賦並繁禁廠莊田星羅基布事務掣肘而養兵之累則諸縣同焉河間類多水患真定保定路極衝繁軍屯達塢交錯其間撫輯為難且每秋防守三關更為勞費順德俗淳訟簡大名廣平地僻土饒賦稅易辦長民者持庶敦儉加意撫綏可不勞而治矣

議墾田

今保瀛燕薊之墟巨浸洪洋所在如是荏菁蘆荻蕭然彌望抑何惑乎民貧而賦歷給也宜設營田憲使如前代擇有心計忠實給工本募農人教土耆為水田重事權久任弗移如此豈惟贍民且可以限寇騎備漕便輕南運尚亦有利矣

議防禦

北畿防禦之勢山西行都司當其衝萬全都司護其背大寧都司藏其備薊州守備斷其徑萬全都司一衛一所嵌山西行都司之境遼遠之道也大寧都司五衛一所嵌薊州守備之境夾持之法也

議地利

按京畿之地西北多高山大川東瀕海沮洳之場也每歲霖雨輒泛溢為害愚徵今準古有轉移之策焉畧具



于左嘉靖中給事中秦敷言畿輔之地北抵灤州南距  
慶雲一帶州縣地廣人稀生理鮮少然水深土厚地方  
沃饒乞選江浙之士爲之長吏使之訪募江南作田如  
法水耕隨其高下或鑿渠以畜水或築圩以襄田仍乞  
倣行古者孝弟力田之科有能率衆墾田萬畝者授某  
官其千畝者亦如之有司果能勸課有法不吝超遷如  
此則三數年後必有萬倉之積矣王畿足則天下無不  
足之憂而歲漕之數可省矣富國之道莫先于此詹事  
霍韜亦言臣嘗詢訪邊關地利自真定至永平灤州近  
邊之境皆有山澗之泉惟北人不知水利反以爲害若  
能慎選守令勸民農畝開導溝洫旱以灌溉潦以洩滙  
沿溝之堤徧植果木可以資用戎馬遇之可以限隔不  
敢長驅此古昔明王設險保國之要道也愚按二公非  
徒言無徵一本於前代已試之成效觀大學衍義補所  
載宋陳恕何承矩營田河北及元脫脫議立分司農司  
召募江南人耕種京畿則地無遺利不煩海運而京師  
足食可知矣今誠因二公之言推而行之實所謂裁成  
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左右斯民參贊化育之第一  
義尚何水旱之足憂乎

議設輔鎮



北京密切邊境近輔之城少雖曰大同北輔易州西輔永平東輔臨清南輔甚遠也東南通州二城矣東大寧已廢移於保定矣宜東直門外二十里上築一城如通州為近京東北之輔西北因上陵築沙河城矣西南良鄉北界築一城如沙河為近京西南之輔實設險一助也范仲淹請脩京城立四輔慮遠哉丘文莊注意于此有志之臣也臨清出紫荆關甚近宜設重鎮控之可也

議戰守

自古建立都邑率在北土蓋不止我朝而我朝近胡為甚且如漢襲秦舊都關中匈奴入寇烽火輒至耳泉唐蒙陷舊亦都關中吐蕃入寇輒至渭橋宋徽周舊都汴西無靈夏北無燕雲其去元為遠唐契丹界直洩匈奴景德之役亦輒至澶淵三治朝幅頓蓋廣矣而定都若此者何制胡便也我朝定鼎燕京東北去遼陽尚可數日去漁陽百里爾西北去雲中尚可數日去上谷亦僅倍漁陽爾近敵甚則常時封殖者尤勤常時封殖則一旦規畫措置也尤亟是故去虜之近制虜之便莫有如今日者也昔漢文帝朝晁錯有實塞分戍臨陣合刃諸說而文帝取焉唐德宗朝陸贄有險以固邦國兵以服兇獍諸說而德宗取焉宋仁宗朝范仲淹有守



兵聚散多寡戰兵王客勞逸諸說而仁宗亦取焉今其  
言載在三史中班班可攷豈非經時石畫哉然漢卒患  
匈奴唐卒患吐蕃宋卒患契丹西夏何也所行與所談  
悖也今之論議毋亦類是乎夫分境畫疆秉持阨塞可  
謂確矣然外有棄野所傷寔多是移其禍而以異壤當  
之也於此不得以忘戰也驅兵策馬衝擊郊原可謂雄  
矣然內無良材所損非紅是積其弱而以異日當之也  
於此不得以忘守也

議豫保障

夫全寧徙患叢於遼左漁陽矣今處遼左漁陽得不以  
全寧爲鑒乎開平興和遷患叢於上谷矣今處上谷  
不以開平興和爲鑒乎東勝移患叢於雲中矣今處雲  
中得不以東勝爲鑒乎愚故知疆場之臣無一時自寧  
於心也

撫循三衛

督臣議設垣墉墩堡議大城京後將重險而預防一勞  
而永逸也因以復大寧之戍奠開平之都警諸夷之心  
息四郊之燧其見卓矣然而塹山堙谷嫖于絕地畫境  
分圻能無棄野異日者叩垣登陴恐貽與共之戚矣矧  
物力方墟間左復發豈節民之道耶又儒臣議於幽冀



之域土著之民一切賦役咸與蠲貸惟餉馬而供稅列屯而置隊也因以固疆圉之守施寬假之恩張制御之威成拱翼之勢其見遠矣然而藉民爲兵近於保甲月操歲閱能不妨時異日者揭竿挺鋤恐貽腹心之患矣矧公計方殷輸將悉罷豈裕國之謨耶是故兩議者皆非要也夫宣大急矣猶爲外戶若薊鎮則堂奧也東起山海西抵居庸延袤幾二千里而近膺筦鑰之司者懷震譎之慮胡可不審其要哉遠徵延固近檄宣遼在我仰給於客兵在彼寔疲於遠戍戎心游啟滋蔓難圖于役靡遑爪牙莫代甲冑苦於機虱杼軸竭於轉輸非久

遠人畫經畧之臣謂宜先拊之參衛伺彼虛實絕彼鄉道以夷攻夷至善策也夫拊循者惠而懾服之者威也威振矣而惠施焉而後弗敢玩也所以振其威者惟練兵之爲要乎

棟兵墾田

夫天下大勢譬人一身京師元首也而朝廷政令出焉則心也四方肆體也體戴夫首則外有統而其勢尊心運夫體則內有主而其勢順居尊而達順則重常在我重常在我然後天下不勞而治自古帝王垂拱而天下宴如者凡以能制輕重之勢而加意於本原之地也



國家肇基自南而定鼎於北上應北辰以象天極南面而聽天下謹按輿圖以觀其勢上門遼陽上谷雲朔者肩背也河渠咽喉也伊洛湘漢江淮之間腹心也齊魯秦晉左右手也閩蜀腋也交廣滇粵足也肩背欲厚咽喉欲通腹之欲實左右手腋欲彊足無踈盭相承而奉元首以聽命於心而心與元首則又精神所聚會以運用百體而管衛灌注焉然後形氣充暢而外邪不好也

二祖開基

列聖續緒逾二百年于茲

朝廷清明百官守職萬姓安堵四夷嚮風可謂極治矣乃愚所私憂過計不在形體而在精神也夫歲簡久遠之銳卒以戍薊門徒罷於奔命而亡蓋然其始猶曰士未練也今練之幾何歲而戍未盡撤是欲背之厚而不恤肩寒也諉河渠於不可治而更求便道始猶曰海運可復也今海舟報罷而河渠如故是不急咽喉之塞而求他竅也伊洛湘漢多曠土江淮多游民而洛人苦宗落淮人苦水潦平居無事常皇皇若不聊生是枵腹旦夕也齊魯南支河渠秦晉北羌閩蜀交廣滇粵又西南萬里而支寇彌山海民無所號頃雖蕩定如婁人病起休養無所資又虞復病是手足腋且倒懸也如此以爲安蓋俞扁不顧



聖明在御賢公卿在列豈以內寧而忘外憂夫薊門教練  
取浙卒爲漁陽突騎故甲於天下豈曰無兵而南取浙  
居則南兵倍其食急則北兵當其鋒南驕北怨敗道也  
頃虜一小入輒破軍殺將其效可睹已愚以爲不罷浙  
卒則土兵不成土兵不成則久邊之戍未得息肩也河  
故湍悍隄束其流洲縮其口豪俠貴勢宅菰葦田沮洳  
以當水道者有司不敢問以故數治數淤數淤數决往  
往坐此迄無成功頃踈草灣報效矣愚以爲不併力下  
流則漕渠不通漕渠不通則徐淮間未得安枕也  
新政一務節約帑度不盈水旱盜賊不加於往時而皇

皇不聊生者舊通雜征而催科急也

天子幸哀憐小民不待建白一旦而下緩征之 詔民鼓  
舞若更生矣諺曰東南熟天下足東南之粟轉轂贍天  
下而交廣江淮創夷昏墊之民終歲不復喁喁待澤其  
它山徼海壖

君門萬里民懸命於有司此尤當念愚以爲不覈實有司  
則德意不宣德意不宣則窮陬遐壤之未得被澤也然  
此皆末論非本原至計夫順天八郡於周爲燕趙諸國  
於唐爲成德盧龍魏博范陽等軍當是時各阡陌其地  
什伍其民無庸外助今其地與民猶昔也而班操止徐



圖言紀 卷三十五 二十九  
豫之軍漕輓籍江淮之粟旁引百郡以爲助而猶不足  
乃欲開京東瀕海萑葦之場用浙人築隄捍水之法聽  
富民田其中合衆分地計畝授官此元臣虞集之議也  
然洪武中蓋有開荒田土永不起科之令矣其後荆棘  
未盡剪而有司者輒履畝而稅之矣抑或田成業定而  
中貴外戚輒請爲已業而豪奪之矣如此尚有應令者  
乎愚以爲今卽不能如令第募民田以三年起輕科而  
信守之豈惟京東將隙地無不可耕者且使粟價無踊  
游民有歸萬世之利也又欲倣漢唐置三輔宋四輔郡  
意東永平西易州南臨清北宣府各宿重兵二萬而罷  
直隸河南山東班軍此先臣丘濬之議顧安所得兵若  
募市人徒益餽餉緩急不可恃若籍民丁前代蓋有名  
寓於農而實編於官者矣旣編於官後必勾補又或有  
調征移戍者矣是無辜坐謫也蓋洪武中太平諸郡數  
蠲田租海內不以爲私若曰此吾湯沐邑緩急共之愚  
以爲誠舉四輔赤子付之良有司俾悉心愛養勿撓以  
貴勢而又寬其徭賦時加惠焉稍以其間分曹角射課  
藝習兵民業旣成皆安土樂生而戴其上雖不設四輔  
隱然保障之固亦萬世之利也至若三營精銳國之威  
也半雜老弱而敝裝羸馬四方逋逃民之賊也群萃淵



圖書編  
數而作奸犯科甚非所以重京師而示天下也今歲時  
簡練團營精采固已改觀而市井游惰尚多竊匿蒐而  
逐之則傷覆載之仁保而容之則滋奸宄之黨愚以爲  
此二事者乃金吾巡徼戎臣開府一有司之事耳而  
國家之精神不與焉夫齊秦霸臣尚能保伍其民令無  
匿奸李光弼爲將而旌旗壁壘皆變是故精神誠通凡  
此類者皆不問而舉今

朝廷下尺檄而中外諸吏恐懼奔走此乃形體相攝屬而  
非精神所流貫故法嚴令具而輦轂之下且有令之  
不行禁之不止者又何以責四方是明目達聰開誠廣

若  
召公卿坐論治理問引郡縣親對便宜燭問  
於衿帶運要荒于几席使上之情常通於下如星辰垂  
象而易知下之情常通於上如聲嚮乘虛而易達然後  
天下之勢聯合爲一身無復有壅闕者雖尺寸之膚癢  
疥之疾心所拊循手不待命而至首所嚮往足不煩諭  
而行此所謂不在形體而在精神者也

### 議扼險阻

按秦都長安張良謂關中爲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獨  
以一面東制諸侯今世都燕真所謂用武之地比之關  
中其所阻者亦有三面而亦獨以一面制天下之大凡



虞州十二夏州九春秋國十二戰國國七其地皆在所  
臨制也較之關中則西有巴蜀之饒南有商鄧之險以  
爲退步之地然則前之進者無窮盡後之退者有界限  
則是今日京師之勢大非漢唐都關中比也關中  
地被山此則被乎太行一帶之險阻關中帶河此之所  
襟帶則大海也然漢之邊在北咸陽去朔方千餘里唐  
邊在西長安去吐蕃界亦幾千里焉今

京都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口西南抵紫荆關近者百里遠  
者不過三百里所謂居庸則吾之背者也紫荆則吾之  
吭也據關中者將以扼中國之吭也而拊其背都幽燕  
者切近于北狄則又將恐其反扼我之吭而拊我之背  
所以防備之者尤當深加之意蓋制人而不得猶不至  
于失已守已而有所失則其害豈但不得於人而已哉

議設險

易重坎象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必以水守國者尚  
之燕都古冀州并州之域職方氏稱冀北曰并州其川  
渠池漚夷其浸涑易禹貢叙冀州恒衛旣從大陸旣作  
故涑易恒衛燕之寶也昔召公始封于此迨其衰也秦  
欲併之猶恐督亢之地水綢繆而難入及荆卿獻圖而  
大喜曹胤儒云燕南之地以水爲固葛莫間諸淀鈎連



堧道如綫耳陳貫所謂天造地設者也今畿內千里之水皆會于直沽不可以因境內諸川滙成地險哉且武清有三角淀卽古之雍奴長濶百餘里寶坻有七里海亦渺然巨浸也皆在直沽之內今不引之相通而更障之置巨壑于無用之地不惟河流不安亦且天險弗設良可憾已豈惟諸河卽運河常患水淺及山水一發奔衝特甚常損漕船倘使諸淀相通水少則開淀以濟運水溢則由淀以分其怒策之至便者也是有溝有洫可以限戎馬可以消水患卽可以治井田興水利得非古人之良法萬世不易之定論哉

議轉漕

會川閘連慶豐惠和諸閘起都城而抵通州元世祖時都水監郭守敬上言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西折南向過雙塔榆河至都城南引一畝王泉至西門入都城匯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三里河經十里河至煙墩港入渾河東下每十里置一閘以時啟閉漕舟自通州直抵都城民無陸輓之勞國有貯積之富首事于至元二十九年春成于三十年秋公私便之世祖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而悅賜名通惠國朝永樂間亦以通漕今遂廢蓋運船一隻載米三百



石自通州上車費脚價三十七兩有奇船直抵京則車家頓失此利不免流言惑衆任耳者信之又多要勢要涉利生怨相與排擊阻難傳聞宮闈震駭

龍御之心用遂奸欺之志其端有自來者然聞自通抵京僅五十里許而高低實踰五十尺其源微淺而其去直遂仗數閘以節之行遇天時久旱則舟蒞難行莫若因故閘之遺趾而爲五壩每壩置剝船百隻米置布袋中轉剝而前可省脚價十分之九仍聽車戶易車造船在河生理則官不勞而事可集利不專而讒謗息矣

京東水利

方今籌民生國計者大都言西北水利云夫燕秦趙魏古稱沃饒國也非王侯所自立授井田以貢助者哉何晚近世竟棄之爲萑蒿沮洳而不圖一開墾也古無日藝之田亦無天雨之粟委地利而不治長民者溺其職矣胡不引載籍徵之鄭國開涇水爲渠秦之所以益富厚輕諸侯也史起導漳水於鄴魏之所以實河內雄三晉也他如文翁湔洩口於蜀郡召信臣造廬陂於南陽皆國賴其饒民歌其惠非已事之良規往詰之芳躅乎我

國家宅鼎燕京歲用率仰給於漕運舳舻千里銜尾而



雲集率取足於東南顧災沴頻仍催科嚴急東南之民力寢竭矣於是體公識遠之臣譚漕運則虞阻譚江南則虞誥譚無事則虞腴膏譚有事則虞扼吭始有發憤上書言西北水者思深哉非爲國忠謀宜不及此請置西北而論京東虞文靖嘗有言曰京東瀕海數千里宜聽民願得官者合其衆捍水爲田能以萬夫耕者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而後征五年而後命以官十年不廢得世襲丘文莊亦曰譬之富家東南別業也濱海負郭也若能遵用集策可以安享其利而遠近有資兩公之論固今日之嚆矢也第言發盈庭迹同謀道

爲水利左袒者什五而右袒者亦什五其左袒稱便者則謂蓄洩有備也納支流殺河勢也招南人耕北田民均田亦均也漕運漸減賴以寬東南也可以使溝澮代金湯限虜騎也可以使游惰者有歸業無盜賊也近邊田墾轉輸不煩也脩水利因舉屯政也人聚則兵足可省募戍停勾補也在各省者可給授以代宗祿也是爲十利夫河流猛悍人力無所施周定王時井田如故也不嘗大決乎虜馬出入溪澗上下山阪周宣王時溝澮未廢也不嘗侵鎬及方乎民性羯羴聚則必爭南北雜處能保其無齟齬而民田兩均乎屯田之使項背相望



竟未得其要領水利興果能使屯政舉乎謫戍之條下  
大辟一等今方募之爲農而遞簡之爲兵人心肯樂從  
乎姑舉一省如河南八郡荒田幾何荒田而可墾者幾  
何

宗室萬餘果能盡給乎乃所謂蓄洩有備游惰有歸省  
轉輸而寬東南者其說不可廢也右袒言不便者則謂  
北方雨澤恒在夏秋暘曠乾雨則汎溢時難齊也富民  
安土重遷勢難疆也窶人下戶官給工本費難辨也欲  
募富民必資官品竊恐章服被於庸奴世爵加於賈豎  
雖曰虛銜亦關名器其源不可開也下則役萬則僕物

之理也茲復假名器爲之長小必武斷於一鄉大則恣  
睢路扈而抵法禁其流不可忽也招募旣廣則奸人亡  
命恃爲逋逃萃爲淵藪其萌不可植也無論難墾卽墾  
矣而令北民有之則南人必不願將令南人爲世業乎  
安在其爲利畿內也無論北民卽勲貴外戚將請乞而  
豪奪之亦安在其爲利南人也借曰水田豈必常稔脫  
或汗萊方闢凶歉薦臻能使招來者枵腹以待歲乎始  
欲驅游惰而歸農今將聚流移而爲盜未可知也南方  
嫻於文學往往入貲以圖進取若應募占籍許試有司  
則冒百畝而業諸生其費更省是上本借士以勸農下



實假農以售士未可知也是爲十害夫天下熙熙皆爲  
利來富商大賈有不棄家遠遊者乎誠居積饒羨何重  
遷之足虞王者有分土無分民侯疆侯以古無備耕力  
食者乎誠處置得宜何北民之不利濟大事者畧小費  
卽稍給工本庸足恡乎杜禁請乞卽勳貴外戚庸可奪  
乎富民第加散官不予世爵則名器可無濫矣招募嚴  
詰所從來則奸宄靡所容矣乃所謂天時不齊武斷占  
籍豐歉靡常者其說不可不察也大抵言便者其計詳  
因其計而善用之則可以奏功言不便者其慮遠因其  
慮而預防之則亦可免於貽患語云事無百利亦無百  
害天下寧有無害之利哉責在當事者權輕重斷於宗  
不勝利耳

### 京都形勢說

本朝之燕都也蓋與古不同稍難于周漢而大勝于東  
漢趙宋矣夫周漢建都西北地資建瓴之險人籍風氣  
之勁天下莫之競焉東漢宅雒已失全勢宋人按燕雲  
則又無限胡之防故卒不能爲守我  
朝都燕雖風氣之稟士馬之強不及周漢然據險防胡  
居外馭內其視周漢一也故自其常論之則  
京後爲最急宣大次之遼東次之陝西又次之去



京有遠近也夫

京師爲最急則大寧之內徙三衛之盤據不可不講也  
宣大次之則獨石之孤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也講  
大寧則宣薊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講豐勝則山陝  
有交應而甘肅之左臂伸此立國之宏規保安之上畫  
也而永樂宣德之間但知兀良哈之誠款開平之艱遠  
豐勝之丁口不立甘心棄土畧不顧惜得非往事之恨  
乎自其變論之則大寧不可復而

京後之重垣宜設宣遼不可合而花當朵顏之交構宜  
防開平東勝已淪異域而宣大之士馬不可一日忘戰  
平夙化弘治之間但知火篩之通貢山海之行商宣大  
之盤據築敵臺

京後之防一不措之籌策又非往事之恨乎夫始也音  
門創之威東斥大寧西關豐勝無難也繼也藉生養之  
富大垣

京後盛兵宣大無難也時日因循不以爲意偷玩既久  
釁孽乃生虜犯太原則增忻代澤潞之兵而棄寧鴈之  
塞虜犯洪蔚廣昌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夫阻  
太原之寇在力戰于大同偏頭之間恤洪蔚之擾當不  
忘乎朝河川黃花鎮之備增忻代澤潞之兵則度支急



弛東北之防則畿輔震近年之經營得微亦有過乎嗟乎白刃在前不顧流矢虜旣目宜大矣垣宜大可也明哲所燭防患未然因垣宜大而併垣

京後亦可也積薪必燃防川必決以宣大為餌而先垣京後亦可也悉力宣大置

京後不講則所謂輕重緩急之間失權多矣於戲往有恨無能追也近有過亦幸無大失也今宣大之垣役告成而隆永之荼毒極慘慄矣大城

京後以奠金湯宜大以戰而為守

京後以守而為戰宣大遇秋則乘塞餘時有人輿之戰

京後有警則乘塞餘時人為番休以禁軍人勞逸新皆所謂即體酌用備形勢之道也

內閣 圖書

國書

三十五終





水

卷三十五

三十一



